

# 目錄

No.53

目錄  
編輯筆記

## 詩創作

封面裡	1
因為	2
加州中央谷之黃昏	2
告訴春天	2
外面／給予	3
秋／煙囪／釋夏	4
異鄉人	4
端午想起陶淵明	5
怪夢／聽老爸讀詩	6
故鄉	6
落日出／十字劍／謀殺／人／	
頂天立地	7
來自北極的女人	7
也許是他生命中的／初到深圳／	
回味無窮	8
入冬	9
清晨，讀一本唐詩	9
你啊你／築巢／自戀狂的人類	10
在悲劇的扉頁上／紅色翎毛與藍色翅膀	
冷與熱／季節之外的風景／亞魔	
11	
猜測錯誤／假期	19
140299／煙醉／交換	20
茉莉花	20
無題／回／未題	21
多種看天的方法	22
題未定篇	23
核軍備競賽／初戀	23
問	24
一步／東皇城根南街／生命／	
“下雨了！”	25
26	
灘江／伴游／北京／祖國／旅行	
26	
無聊即是有趣2首／哎**	27
字母表	28

熊鷹	鷹字某某號作品	28
李斐	武漢湖記	29
戈仁	伏馬書	29
華璋	匣子／從明天看昨日的今天	30
呂建春	路	30
楊平	火浴以前	31
歐陽昱	創造／自由	31
心水	抓把濃濃春色／夢	32
婉冰	無花果	32
李雲楓	野鴨	33
莫云	低潮二則	33

## 青海詩報

白漁	長江之源3首	12
班果	一匹幡／眾水／跪姿	13
馬丁	九八年七月的三首小詩	14
周小建	迷失的城市	15
馬非	人類的尊嚴／1999年的春天／	
	人工降雨	15
馬海鐵	草的喃喃自語／短歌·背景	16
郭建強	另一位撒旦／假若明天來臨	17
韓文德	無題詩二首	17
江洋才讓	石頭上的冥想者／鷹形大地／	
	解開一個繩扣	18

## 譯詩

秀陶	切斯拉夫·米沃什散文詩抄	34
田原	日本當代青年詩人作品選譯(2)	37
中詩英譯	非馬：杜國光詩三首	36
	鄭建青：20世紀中國新詩選譯	38

## 評介

紀弦	第二自然之創造者	42
佑子	“詩歌”係個嘛夠野	44
黃伯飛	說詩小札	46
劉耀中	英國女詩人史提菲·史密斯	47

## 詩訊

《新大陸世紀詩獎》徵詩辦法	45
---------------	----



## 編輯筆記

●編完這一期，我們就出版了整整九年，正式踏入第十個年頭，回首來時路，彷彿甘苦參半，真正卻是苦多於樂。寫詩或許是詩人一輩子的事，但編詩刊則不然。十年，在文學史上不算什麼（而一份刊物能否進入文學史又不是當代人可作定論的事），但人生能有幾個十年？我們雖然不敢自詡，不過能堅持這麼多年，確實應該感謝詩友們的努力耕耘、前輩們的關懷鼓勵，各地讀者的長期愛護，以及同仁們多年來無私的奉獻支持！沒有了這些，編者怕早已風花雪月，或炒股票去了。一個人又能有什麼堅持？寫到這裡，剛收到香港《詩》雙月刊停刊的消息，不禁更為詩的前途擔憂！

●由於刊物郵遞時間過久、消息傳播較原訂稍遲，為了公平起見，本刊《世紀詩獎》的截稿日期將延至明年三月，而公佈得獎名單的時間則延至同年六月，請詩友們留意。詳細情形請參看本期45頁的徵詩辦法。

●本期的《20世紀中國新詩選譯》是鄭建青先生的精選、精譯，雖然不代表本刊意見，但我們非常歡迎這樣將中文優秀詩作英譯介紹給外國詩友的做法，希望能有更多詩友跟進。

●感謝詩人馬非，本期《青海詩輯》得以順利編就。下期推出由詩友陸健代為組稿的《河南詩人特輯》。另外，我們也歡迎世界各地的詩友能自發性的為《新大陸》組織有當地特色的華文現代詩特輯，以促進詩藝交流，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這一期出版之前，驚悉台灣中部地震，傷亡慘重，除了向死難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外，編者謹在此代表新大陸同仁，向台灣詩友致上我們深切的慰問。

###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秦 松 (紐約)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聖地牙哥)  
楊 牧 (台灣)  
張 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 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 主 編：

陳銘華

### 編輯委員：

陳銘華·達 文  
遠 方

### 名譽編委：

林建中 (三藩市)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陳澄海 (台灣)  
沈季夫 (橙 縣)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郭 揮 (丹 麥)  
吳懷楚 (科 州)  
陳齊家 (新澤西)

## ■方思 因為

因為——人們說：

沙漠將生果子

鹽海將浮現村落

城鎮永為榮耀照明

那時真理昇起於強力之前

這選定為這人民的土地

這土地浸潤祖先們的血

佈滿孩子的骨與女子的淚

這土地將回歸我們

這選定為這人民的土地

夜是死寂而又活靈

活靈在千萬熟睡的人的呼吸

夜是黑暗而又光明

光明於不朽人類的永恆希望

沙漠將生果子，鹽海將浮現村落

死人將再起來，生活：

人們說。

一九九九年七月寄自新澤西

## ■王露秋

### 加州中央谷 (Centerville)之黃昏

日落後

晚天是少女潮紅的臉頰

平蕪在左

紫色的煙樹一列列

默默 等候春潮

山無骨無髮在右

延綿著溫柔

馬只三三兩兩

於其上啃噬著靜寂

一抹淡青的炊煙

在農莊上磨蹭了一會

之後

不捨地漸行漸遠

不知是誰

信手渲染這一幅小寫意

在我這遠行人的瞳仁裡

## ■楊宗澤

### 告訴春天

告訴春天——

我正在穿越冬季

活過寒冷

我會化成一縷和風

投進她的懷抱

告訴春天

我是自由和民主最忠誠的兒子

我正在接受煉獄的洗禮

復活之後

我會變成一只鳥兒

用無拘無束的吟唱

喚醒所有冬眠的心靈

一九九八年五月寄自山東

## ■ 臧棣

### 外 面

第一次為人類中的一個打開

——西渡

外面下著雨

我的確需要清洗幾樣東西  
但我用不了這麼多水。難道還有  
更急迫的東西等著被洗去痕跡！  
而我能對你解釋的東西不在其中

外面是曠大的

好像一門大課被集體逃掉  
跑得最遠的傢伙踢不動一顆星星  
便用手指著說它是笨蛋。把那些  
繡著喜劇性的小事當成回報吧

這裡，你正在

給我上一門小課，貫穿著  
輔導性的緊湊。你的年齡正合適  
而我也像是幾經選拔。我的進展  
很快：我開始下自己的雨

外面是黑的

一個無底洞無論怎樣延伸  
也擠不出這麼多黑，厚厚的  
並且不分層：不是夜晚帶來的  
那一種，也不是感受中的那一種

外面是危險的

用這些垂直的水，反方向橫渡  
新的領悟，我們隨時會成為目標  
而安全更不可靠，往往意味著  
我們不曾像那樣生活過

外面有異常的響動

憑直覺，我大致能斷定  
其中最輕微的部份，是一只四腳蛇

爬進它的獵物的洞穴。而你想再  
睡一會兒，像塊石頭壓著另一個出口

外面就是這裡

也不能被叫做裡面的那片天地  
當我說外面下著雨，我並不想暗示  
在這種情形下，我正呆在裡面  
比方說，我的頭上就沒有屋頂

我也沒有被淋濕

我用一張面孔貼近並感到  
冷冰冰的物，也不是玻璃窗  
或者是否可以這樣發洩：我站在那裡  
說這些話的地方，裡和外並不是相對的

### 給 予

給你七顆釘子

你會用它們做什麼？  
是否連細節都沒法完成

給你四顆釘子，一把斧子

你會用它們做什麼？或者  
你能給我講一個有仇不報的故事嗎？

給你三顆釘子，一把斧子

給你指出你的身後就有一棵樹  
你會圍繞它們做什麼？

給你月亮，那似乎是

必要的許諾。你能伐倒那棵樹  
使它變成我正走在上面的獨木橋嗎？

給你機會，它像那些釘子

給你靈感，它像那把斧子  
給你忠告，它像那棵要倒下的樹

給你凸起的青筋，擊打的力量

那麼，接著把釘子往月亮的手心裡釘吧

## ■非馬

### 秋

孕育了一整個春天的詩句  
在初夏一陣萬紫千紅之後  
不是如我們預期的碩果累累  
而是恰好趕上了  
本世紀最後的一個荒年

不怪風不怪雨  
只怪這不明不暗的心情  
讓一個豐盈的秋景  
胎死腹中

### 煙 囪

觸目驚心  
縱慾過度的大地  
仍這般雄赳赳  
威而剛

### 釋 夏

他們總在這樣白花花的時刻  
製造  
界限分明的黑影

然後刺刺宣稱  
上帝與他們同在  
都是天生的種族主義者

## ■李元勤

### 異鄉人

每一個行走匆匆的異鄉人  
我看見了你憂鬱的臉

車窗外冰冷的霧氣後面  
它們安靜地蟄伏  
冬天枝頭上  
一張張冰涼的葉片

但是  
面無表情的它們還是  
泄露了你的秘密

親愛的異族兄弟  
帶著你們的羊皮大襖  
和遠方的笑容  
一步步來到我們的城市  
一步步來到我們這些陌生人中  
生長繁殖  
像一棵被風吹遠了的松果  
開始發芽

一九九九年寄自重慶

## ■ 秦松

### 端午想起陶淵明

世紀 末了  
現代後 之後現代  
古典前 之老古典  
端午還是如此 之端午  
蒲劍龍舟 江水下屈原李白等等  
之失魂落魄 之外  
翻開陶淵明的 天空  
那片閒適的雲還掛在東籬上否？  
帶點酒味的菊可不可以採來下酒？  
似乎菊在秋天 不屬於端午的  
這個歡樂又悲哀的鑼鼓喧天  
春夏之交花開花落 黃酒白酒  
不加冰塊 可加點避邪的什麼  
加香料的五糧液加冰塊的威士忌  
此乃後來外來之事了  
茅台在貴州 桃花源在那裡？  
三十年前紐約的煙雲酒味未消  
汽笛車聲地上地下造愛戰爭  
寒山拾得草藥火藥流血抗議  
吼叫示威芒鞋赤足空手保鈞  
（蓆地靜坐恆河沙泥不識劍蒲）  
鞋子踏破鞋子 雲追趕雲  
火燒血焚（心裂腸斷是必然的）  
山在遠方水在腳下  
搖搖蕩蕩 山外山樓外樓  
誰在窗玻璃上畫日塗鴉  
陶淵明的天空可能雲淡風清可能  
風起雲湧一如端午之詩思  
蒲劍龍舟血火江滔滾滾 而來而去  
三十年後想起老陶的隱逸千年

吾且老了三十年老陶還是老陶  
吾仍煙火不息已少醉飲  
（或許由於玩火多於戲水）  
老陶不為五斗米（吾人只知如此）  
而植柳而賞菊而桃花而  
柳暗花明一如  
紐約的夜色否？  
窗前明月人面桃花門外野柳  
山和雲細述古老的黎明  
血與火爭論世紀末的夕暮  
紅酒白酒還是不必冰鎮  
吾還是少飲多煙噴雲吐霧  
某人走出桃花源說  
陶淵明是某人的後裔  
某人回到桃花源說  
某人是陶淵明的後裔  
老陶不聞不問不動聲色如酒器  
似乎為酒而夢為詩而醒  
五言四言三言兩語有氣無聲  
紅桃綠柳閒雲野菊東籬南山  
不食人間煙火（？）的老陶老酒  
不加冰塊不加糖  
淡淡的微醺  
古典的芳醇  
某人說如此可高枕無憂  
老陶如果也喝咖啡 夜來  
入夢或者不眠 或者  
不再桃花源也未可知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在紐約  
詩已很白不必附言了

## ■黃伯飛

### 怪 夢

怪夢來得離奇  
應該怪的 該是  
你多心的自己  
哪裡招惹來那麼多的  
情情意意

行雲遠走天空  
落花不見流紅

卻是你自己  
墮入夢中  
在急澗怪石  
磕磕碰碰

一歪一扭 閃閃躲躲  
飛湍激沫 直往  
臉上潑 這你還不醒  
掙扎到 掙扎到  
黑夜不會那麼長吧  
這才睜開眼睛  
紗窗外果真是  
信得過的黎明？

### 聽老爸讀詩

“不許再寫這樣的詩  
再這樣寫，你要短命的!!!”

幾句憶念亡母的五言，  
寫在四年級歷史課本

## ■車幼鳴

### 故 鄉

——夜讀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

故鄉，故鄉是什麼？  
故鄉在哪裡？  
故鄉生於異鄉，  
故鄉是在異鄉  
流放中的蓬帳，  
故鄉是在流放  
重新開始前的歇腳地。  
那又何必去尋故鄉。  
風不答，河不答，  
我不能回答。

背頁的空白上，  
惹來了這場禍殃。

一個風雨淒其的  
晚上，  
我半醒不醒地  
睡在床上，  
聽到聲調悲涼  
的誦唱，  
老爸的背影  
擋著書桌上  
的燈光。

我不知怎的  
發現了這  
一個秘密：  
啊！

## ■ 羅青

### 落日出

儘管誰也弄不清  
那山邊圓盤似的太陽  
是旭日還是落日  
儘管那盤面上沒有數字刻度  
沒有時針分針秒針

但人們仍然記得  
在這個鐘錶眾多時間互異的時代  
那是自開天闢地以來  
大家在世上唯一可以共同相信的  
一面時鐘

### 十字劍

一架戰鬥機和一隻鴿子  
交叉飛過

在青青天空中  
劃了一個看不見的十字

### 謀 殺

一個詩人  
在詩人的詩裡被謀殺了

千萬個讀者  
在詩人的死裡誕生

### 人

山河日月喔  
雖然你們億萬年來

## ■ 黃奇峰

### 來自北極的女人

聲音吐出了北極的冰冷  
腳步颺起了北地的風寒  
蒼白如冰雕的臉殘留著  
    終年不見太陽的月色  
    買不起化妝品的寒酸  
身上披著白茫茫前程的風衣  
皮包裡裹著冰塊的禮物  
.....  
這邊炎涼世界拋給她白雪的眼  
  
她不計較地默默前行  
緊抱著一顆溫暖的心上進

不斷努力  
用地震  
    洪水

    旱災  
    海嘯

來證明你們永恆的存在  
億萬年後的今天  
卻仍然無法說服我  
你們不是一場小小的夢幻

### 頂天立地

雙腳縫補爛泥地  
妳是照顧水田千里的一株水稻  
  
一拳打破黑雲天  
我是征服青峰萬重的青松一棵



## ■ 伊沙

### 也許是他生命中的

火車在凌晨四點抵達某站  
停車三分 是一小站  
他在軟臥車廂中爬起  
穿衣 感到自己  
必須下去 這是  
旅程中不能缺少的  
三分鐘 其實也就是  
在站台上走走  
伸胳膊伸腿活動活動  
站台上空無一人  
空氣中充滿了陌生  
他走了兩截車廂  
那麼遠的路  
逐漸加快腳步  
鈴響了 他準時上車  
朝女乘務員——一個  
燙髮的娘們兒露出  
標準的微笑  
這是旅程中不能  
缺少的三分鐘  
也許是他  
生命中的

### 初到深圳

當我像一個來自北方的民工似的  
出現在深圳火車站的廣場上  
茫然四顧 我納悶第一個  
朝我走來的深圳人為什麼

不是一個妓女而是一個乞丐  
不止一個乞丐 一位中年婦女  
還帶著一個大眼睛的小孩  
她們朝我哆哆嗦嗦地伸手  
我突然變得非常慷慨  
給了他們一塊  
這是出自一種奇怪的心態  
為什麼是一塊而不是兩毛  
在我居住的貧瘠的北方內陸  
一般只給乞丐兩毛

### 回味無窮

去年冬天的旅行  
驅車在包頭至呼市  
的高速公路上  
北面是大青山  
有近在眼前之感  
沿途經過了  
一座軍用機場  
引得我們側目  
這時有大鳥猛撲  
車的前面  
放眼望去  
不是孤零的一只  
而是黑壓壓一片  
喜鵲 成群的喜鵲  
對那次旅行  
它預示著什麼  
當時我不知道  
現在也正在想

1999.9月寄自西安

## ■遠方

### 入 冬

1.

祇是打了個盹  
從塞外回來  
一陣子錯愕後  
才恍然發覺  
我那滿滿一窗的  
秋色  
早被牧人收割去  
作牛羊馬  
過冬的飼料  
可惜

2.

終於  
春夢也開始卸妝  
變得尖刻現實了起來  
刁鑽難纏  
專拿我的痛腳惹事生非  
每日早起  
趁睡眠惺忪  
便一個勁  
往我後脖子  
吹氣

一九九九年寄自聖彼得

## ■陳韶華

### 清晨，讀一本唐詩

打開一本唐詩

正好有幾聲鳥啼透明了朝霞  
九百九十九朵玫瑰或芍藥  
恰恰同時打開它的嫁粧

唐朝驀然在青草與楊柳枝上  
帶著露水鮮活 蕩起秋千  
滿樹的梨花在書頁上綻開  
江南在漢字裡顯影  
蛙鳴為悠揚的絲竹擊節  
皇宮與內苑迎風洞開  
貴妃與霓裳美人在字裡行間  
舞動團扇與紅綢

春晨 讀一本絕句

坐在青山與紅杏的枝頭  
每一頁詩書都是一級金階  
恍惚間我已峨冠博帶步入長安  
手把唐詩 長生殿中  
我已成為今日的帝王

一九九九年寄自安徽

## ■ 嚴力

### 你啊你

把你放在我的構思裡面  
但要把鞋脫在我的床邊  
你幾乎已經離開了我的這種要求  
但又回頭看了一眼  
卻發現了我的骯髒需要你的打掃

於是你扛著機槍  
把圍繞在我身邊的蒼蠅一一擊斃  
然後把蘋果像炸彈一樣扔進我的倉庫  
讓我在恐懼中享受人生的安逸

你啊你  
我真想知道  
撞在你槍口上的蜜蜂  
怎樣把你的火力變成蜂蜜

你啊你  
我還想知道  
沒有撞在你懷裡的寵物  
以什麼樣的心情  
徘徊在你的命運之外

### 築 巢

所有的線路沿著心的方向環繞  
進入你的身體之後  
我幾乎迷路在對幸福的克制之中  
我用面對強者的目光來恢復  
你青春時代的傲慢  
我有比弱者更弱的天賦  
多麼柔韌的軟綿綿的包容  
用攙扶你來表示我的禮貌  
不過  
這也是二十世紀在總結了它

所有的精液之後孕育給我的機會  
不管我是已婚還是未婚  
那張二十一世紀的雙人床上  
有一條嶄新的誘人的床單

我還要感謝你  
用血液衝撞我心靈的堤岸  
我只能使用比塌方更優美的姿勢  
進入你的波濤  
命運的波濤啊  
儘管我是魚  
但還要在你的網中築巢

### 自戀狂的人類

可憐  
真可憐  
我的觀眾全在地球上  
可憐真可憐  
我的戀情全在陰陽之間  
可憐啊可憐  
可憐已經可憐了人類千萬年  
可憐真可憐  
可憐所需要的同情  
雖然遠在地球之外  
但是  
上帝連一根眉毛都沒有落下來

可憐啊太可憐  
現實加上夢想再加上狂妄  
也僅僅是來自金錢的壓迫  
可憐啊只能更加可憐  
我牽著可憐  
像牽著一條瘋狗  
在拐向二十一世紀的路口  
它突然瘋狂地咬了自己一口  
而我則感到一排牙齒般的藥膏  
封住了最新的傷口

## ■雪陽

### 在悲劇的扉頁上

一個怒目圓睜的勇士  
輸給了醉漢

因為風  
那看不見的翅膀  
改變了旗幟的方向

### 紅色翎毛與藍色翅膀

在四月的最後一個早晨  
凝視你藍色的翅膀  
我渴望著飛翔  
而在我渴望的眼底  
你似乎在悔悟與十月相關的  
一個古老的故事  
因為幾片翎毛的紅色顫動  
錯過了成為人的時光

### 冷與熱

發高燒的人  
往往感到寒冷

故而我思——  
古今中外的狂熱之徒  
總是格外冷酷  
而冷竣的沉思者  
卻有著滾燙的心

### 季節之外的風景

夢中。由於燈光的位置太低  
沿著很長的陰影  
走到盡頭  
卻是一叢  
枯樹

這多像衰微的國度；貧乏的一代  
漫長的  
歷史；痴情  
空洞。蕭索  
因為壓制了群星  
燦爛的頭顱；內部的覺醒

### 亞 魔

漏光的太極圖縫著對稱的面孔  
半個在光明中沉睡  
半個在黑暗裡呻吟  
無用的童年生出無理的青春  
常常深入黑心的事件  
獻出一份蒼白的同情

相似的墓誌銘  
以男性的元音為主題  
又反覆回蕩著輔音的陰沉  
這些偽裝的天使們  
唱著為死者祝福  
自己卻哭著誕生

# 青海詩輯

組稿：馬非

位於青藏高原腹地的青海，自古就以其博大而神奇的自然、人文景觀，令無數智者抒懷壯志，探源自然與生命的奧秘，留下不朽詩篇。

這裡是成長詩人和收穫詩歌的肥沃土地。

如果說從五、六十年代就植耕於這片土地的昌耀、白漁等老一輩詩人奠定了青海當代新詩壇的堅實基座，那麼，活躍於八十年代的燎原、班果、牛八等青年詩人，則在流派林立中的西部詩壇這一獨特景觀裡充份張揚著自己的創作個性。進入九十年代後，隨著全國性的詩歌熱浪漸漸退潮，詩的輝煌時代猶如輪回的季節，退守於冰封的冬季。

但是，只要人類嚮往真善美和探求心靈真諦的精神不息，便毋須懷疑詩歌永恆的生命力量，毋須懷疑詩歌使人類靈魂純粹與高尚的魅力。

綜觀青海詩壇的現狀，儘管處於暫時的沉寂之中，但相對於社會浮躁的世俗生活，寧可認為是一種回歸自我的寧靜，在寧靜與平和中蓄積著再度崛起的力量。是的，我們時時感受著這種力量：畢竟有更多的後來者堅守著詩歌陣地，而且他們比前輩詩人更多地經歷了傳統和西方文化的撞擊，既富有知性又富有理性，既具有創作個性又具有整體審美經驗，創作勢頭咄咄逼人。由於這群更年輕詩人的存在，青海詩壇便呈現出多元化格局發展的態勢，也因此讓我們看到青海詩歌必然突圍的未來。

馬丁

1999.6.10西寧

## ■白漁

原名周向漁，男，漢族。1937年生，四川富順人。畢業於四川教育學院。現任青海省作協榮譽主席、青海省政協常委、中國作協會員等。一級作家。1955年開始文學創作，出版有詩、散文詩、報告文學、遊記等11部。他探尋長江、黃河源頭的大批獨特詩作，在中國詩壇頗有影響。

## 長江之源(3首)

### 格拉丹冬

我終於來了。倚偎你潔白的胸脯  
閱讀冰塔林無聲的熱烈，單純的豐富  
悲涼的風，勾勒著東、南、西、北風的雛形

我不僅看生我民族的搖床，滿足於懷古、憑吊、尋根  
看我們的血脈怎樣在這裡潛流，骨骼怎樣由此凝鑄  
也看我們的精魂怎樣在這裡發萌，痼疾怎樣由此起因

我要尋覓啟迪、頓悟  
清洗今天和昔日，注入明天的清晨

我只求是一朵雪花，去經歷一番從高天向人間飄落  
是你一片寒冰，去領略一次凝固中的飛升  
是你一花一草，去體味苦澀裡孕育繽紛……

也不敢呼喊：格拉丹冬，你的兒子回來了  
讓不肖子孫的一時衝動碰痛雪嶺的肅穆  
我不敢撲在你胸前含淚傾訴——無言告慰！

只有坦開虛空的心，讓你的氣韻溶入我的靈魂  
讓它有點兒格拉丹冬的清澈

有點兒格拉丹冬的沉重，回響一聲格拉丹冬的雷霆

## 巨川的掙扎

在天穹的支架冰川上  
生命

正被脫胎之苦折磨著  
高寒裡要釀出聖潔  
重壓下求一點輕鬆

冰隙中擠出的欣喜  
像素淨的莓在嚴密的雜草中清雅  
帶著求生的萌動  
沿雪野去建造綠島

這裡雖不見收穫期  
卻向遙遠寄與慈祥之光  
隨處去釋放碧翠、金黃

沒有這一點一滴的掙脫  
又哪來一條萬里浩波？  
寧肯孱弱地匍匐消融  
也不無根地游移空中  
我理解巨川最初的磨難  
顯現在最嚴酷的天穹……

## 季節的廢墟

半是蒼白，半是裸露  
春，站在季節的廢墟上  
只有半個肺葉在呼吸

風，難覓夏的縱跡  
伏在荒涼的肩頭  
啜飲時令的苦酒

山崖堆放寂寥

雪水低訴扭曲  
唯雪蓮在亂石中  
探出幾點鵝黃  
一束苦綠……

想遠處，也有高原、峽谷  
已種花，鋪路  
解脫寒苦

眼下，綠的怯懦，紅也蕭疏  
殘寒纏住春風  
夏秋難於駐足

怎不令人嚮往痛楚！

## ■班果

男，藏族。1967年生。曾學醫，後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出版有詩集《雪域》。現供職於某出版社。

## 一匹幡

隔住時光  
像一隻手  
你盡最大努力護衛的  
卻被一切洞穿  
雨水不依我們的意志而停，不斷  
洗刷  
文字漸褪  
露出生命樸素的本色  
太陽裡居住的鳥  
回到大地時無力飛翔  
在被照耀的正午  
全心聆聽陽光的告誡，和石頭  
不必墜入苦難的海洋

不必冒充信仰的使者  
天空自有無限的引力  
一切只待冉冉地升起

## 眾水

草原其實只是一個巨大容器  
我們在裡面流動  
以眾水的形式存在其中

太陽的手打開雪山的白色門扉  
眾水順流而下  
沿途觸摸了草原的皮膚  
自由的身體黃金一樣流遍四野  
初春時節牧場簡直像一塊  
南方鄉間的巨大水田  
在夕日下粼粼閃光  
我們的牛毛帳篷在田裡生長，牛角  
和兒子像麥苗一樣生長  
我們環抱孕育豐收的一切，自己的

田地  
初春時節眾水四流  
融解廣大的凍土  
帶著砂金和泥，把  
古老的血液灌注草原  
最後歸於一個巨大容器

我們在裡面流動，撞擊的聲響  
通過容器傳到外面  
人們聽到  
會來看看生命的泉眼

## 跪姿

俯身向草原 你說不出什麼  
但你的跪姿感人  
像青稞仆向大地 水滴落入海子  
你在搓弄羊毛，純潔的  
羊毛像雪一樣佈滿週圍  
雪峰佈滿週圍  
你火山的身體融化一切：石頭、冰  
還有時間和人

銀飾在你腰間一閃  
照亮這個黎明：你屈身跪下  
擠奶或是汲水  
新生活的泉流開始  
迅猛地沖擊桶壁  
沖擊我們的胸壁，滔滔如河  
草地的牛隊茁壯長大  
我們只看見你跪下  
真實地面對世界像面對一位神祇跪下  
擠奶或是汲水。  
那虔誠的態度令我羞愧。

我也像如你一樣取一跪姿面對世界

## ■馬丁

原名馬學功，撒拉族，1959年生，青海省循化縣人。1982年畢業於中央民院，同年起發表作品。1997年出版詩集《家園的頌辭與輓歌》。現供職於《青海湖》文學月刊社。係青海省作協副主席。

# 九八年七月的三首小詩

## 第一首

隔連綿的雨，感染每個人的情緒。  
從愁恨到愁恨。從寂寥到寂寥。  
思念的馬：在雨中能否找到迷失的路？

最能改變世界：上帝哀傷或憤怒的淚水，  
使多水地帶成災，智慧的人類愛莫能助。  
久旱的田地得以滋潤。絕望中的生靈，  
頓時抖擻起來：像抖動的青草或撥節的麥穗。

在雨天，最放心不下的是出了遠門的親人，  
單薄的衣衫。忘記雨傘。感冒……？  
在雨天，最尷尬的是看天氣預報，  
遠方，正陽光燦爛，並且海風宜人。

## 第二首

受傷的鹿；在此之前你不知道疲倦與停歇  
看身後窗外的海，藍色的秘密與誘惑  
她緘口不語，深藏得意的預謀  
在此之前你不知道苦難與悲傷

而在高地這端，懶洋洋時間的腳步  
從午後的水杯走到燃燒的枯枝，從電視  
走到扇形的書面，走到緊閉的雙眼  
走到嘆息。我索性揀起質地柔軟的襯衫  
在亮中搓揉：誇張的肥皂泡沫和真實的水

陽光燦爛而且慷慨。我精心晒晾  
質地柔軟的襯衫。耐心等待。等待  
帶著陽光氣味的包裹，緊貼後背與前胸  
一如你遙遠的聲音，溫暖到現在

## 第三首

假如很多事情都得從頭開始  
是否做好了最後的準備？

就像黑夜必須退卻。花朵必須綻放  
山脈抖動著肌腱。河流為狂嘯而屏息  
皆因著山頂或海面的噴薄日出

因著再度誕生：就像脫殼的蟬  
雪野上冬眠的孤樹。爐中的鐵。涅槃的  
鳳凰。經歷著煉獄過程

船早已駛回海的懷抱  
飛翔著自由的海鳥。而無語的帆  
預言著風暴的兇猛：是否做好了最後的準備？■

## 周小建

男，1984年畢業於青海師大中文系。畢業後在  
青海海北藏區工作、生活。三年後調回省城西  
寧，在省城晚報當記者、編輯至今。有詩歌、隨  
筆、評論見諸報端、雜誌及收入書中。

## 迷失的城市

花前的少女 澆花後 凝視一片枯萎花葉的少女  
面對往事的少女  
臨窗而立 將城市催眠的少女  
黑底白花裙 裸露雙臂的少女 黃金般敏感  
在自戀中撫肩遠眺 微啟紅唇 略露皓齒  
在隱約迷離間出走的少女

飛越樓群 瘋人院的少女

山野臨風 打探風速 打開花朵  
手捧紅果被果實映亮乳房面龐的少女  
掌心朝上 比風透徹比光更亮的少女

裹著經典擁著書香的少女  
佩飾銀鐲 鏡前執扇的少女  
月下排簫 庭院吹埙  
紅桃心木傢俱前瓷器般易碎  
漿果般短暫 瑪瑙般冰涼的少女  
從家譜隱約迷離的幻象中出走的一匹黑絲綢的少  
女

柔綿的少女在典籍掀動的檀香中消隱的少女

月下的少女 站在白馬和盲孩子中間的少女  
打亮失明 喚起記憶 唱亮了東方山崗的少女

被城市遺失的少女 像城南被遺失的最後的  
果園和鳥群  
褐色鳥群 失樂園後的幻象  
少女像鳥群  
墜入黃昏

我與新年一同遷入頂層的新居  
紅桃心木傢俱前擦拭一面銅鏡澆灌一盆鮮花  
遺失少女的城市隱入古典主義的往事 若有所失  
居高臨下 尋不到少女的蹤跡  
花前月下 嗅不到古典的芬芳

喃喃自語——  
一個在歌聲中出走 在歌聲中迷失的少女  
一座在少女中迷失的城市

## ■馬非

原名王紹玉，男。1971年生於遼寧撫順，  
1985年隨父母遷居青海，1989年入陝西師範大學  
中文系讀書，1983年畢業回青海高原，在青海人  
民出版社任編輯至今。著有詩集《一行乘三》  
(合著)，第二本詩集《致全世界的失戀書》即  
將出版。

## 人類的尊嚴

從巴子寄來的一本俗雜誌上  
我讀到關於上床時間的話題  
說美國肯塔基州生育調查機構顯示  
大部份夫妻的做愛時間



由傍晚六點到午夜十二點  
而平均的做愛時間是晚上10:34  
分

短文最後問道：

“每晚的10:34分，你在做什麼？”

我感到我有必要接受調查  
儘管我的回答可能令諸位笑掉  
大牙  
我在偷聽後院的貓唱歌  
我家的老公貓總在那個時間  
與鄰居的母貓花前月下  
那一時間即使我想做  
我他媽也不做  
我將之視為人類的尊嚴

## 1999年的春天

1999年的春天  
我幾乎退化成一  
名學步的嬰孩

跌倒爬起  
爬起跌倒  
彷彿家常便飯

而我跌倒的姿勢  
像訓練有素的戰士  
你們對我的嘲笑

我能理解  
有一次我匍伏於一條裙子下  
以流氓罪被拘留十五天

你們說我活該  
我說我是活該  
巴爾幹的戰爭與我何干

其實我並不關心巴爾幹  
我關心的是自個兒的安全  
當有飛機飛過頭頂

這是1999年的春天  
我禁不住跌倒  
我有著人類的軟

## 人工降雨

人類已聰明到  
可以從任何一朵雲裡  
擠出幾滴雨  
彷彿從浸了水的海綿裡  
擠出水來那麼容易

我的擔心絕非多餘  
這同樣來自玩海綿的遊戲  
人類是否有足夠的聰明  
把水吸入乾枯的雲裡  
如果大自然生氣

## ■馬海鐵

男，漢族，32歲，生於甘肅，目前供職於青海電力公司。在大學就讀期間開始詩歌創作，1987年開始發表作品。有組詩、短詩三百餘首；短篇小說、散文百餘篇和詩論評論若干。係青海作協理事。

## 草的喃喃自語

——追憶愛米麗·狄

金森

的確一百多年過去了  
再未湧現一位詩人  
像她那樣傾訴  
——在昏暮 在陽光的死亡和  
復活中

小心翼翼 側耳傾聽——  
然後把我的幸運轉述出來  
在1886年之後  
曠野突然沉寂了  
雖然在每一場風雨之前或之後  
都有喧嘩和騷動  
但真正的聲音最終沉寂了

即使在盛夏  
我們不再收割陽光的黃金  
即使在王家的苑囿裡  
我們也倦於回憶  
雖然有人在詢問——  
什麼時候，誰  
吞食了生生不已的血  
我們只能把一些悲哀的句子  
獻給她孤獨的詩集  
以及那發出質詢的  
同樣孤獨的勇氣

## 短歌·背景

蝴蝶 三只翼翅的夢想家

一只翼翅是陽光之帆  
行進在真誠的謊言中

一只翼翅是烈士的名字  
已從屈辱的疼痛中升起

第三只翼翅浸在露水裡  
振顫 振顫  
振顫 這貧困的誓言  
無法實現卻不能放棄

蝴蝶 美麗的梦想家  
我們生活在兩片陰影  
一片悲傷之中  
等待著你預言的花

## ■ 郭建強

1971年生，1991年3月至1992年7月於上海復旦大學作家班進修學習，青海作協會員。有詩歌、隨筆百餘篇等發表。現為《西海都市報》編輯、記者。

## 另一位撒旦

無辜的美人，原諒我們的怯懦  
為了生存，罪孽的齒痕定然深陷  
割除最明淨的部份，聽任毒瘡生長——  
不是躲閃，而是要懲罰更加沉重

什麼樣的使者不曾抵臨？  
輪到我點據聖壇點燃黑火。  
最具生機之處即最骯髒之所在  
同醉吧，在腐敗的果林之中。

我已配製好醫治焦慮的良方：  
無非遺忘，無非放蕩，無非邪惡正名！  
我也學會延宕：一點點割捨，讓美人

回到天堂，讓刀斧品味快樂。

早就看到毀滅的雷霆和閃電的長鞭  
大聲吼叫，渾身顫抖，野獸即將昏睡。

## 假若明天來臨

到哪裡覓取清泉的歌曲？  
灰色草木，擁擠電車，依借交媾的逃避——  
重臨的男子目光沉鬱，吞咽劣製啤酒  
黑色十字再一次逼進。假若明天來臨，  
誰還能命令黃金歌唱？

只是承受，只是妥協；在重疊的苦難中  
我們已然黑夜的盟軍：變相通姦，軟體動物。  
假若淤泥被疏通，時光的河流輕湧，如何  
面對鏡中的石頭與暮雪，領略生命瑩澈之美？  
那些渴望純潔的心，漆黑如墨的心。

假若明天來臨，我也不會與地獄和解；  
存活於一生也擦不淨的骯髒，沒有理由  
放下指向自己的刀。一團烈火在恥骨燃燒。  
假若明天來臨，即使我剛剛出生，也形同老人，  
在那邪惡的風中搖擺身子，但願只是個標本。

怎樣描述刻骨的疼痛？我看到了我無數的  
明天：一個沐浴在西海灘沙灘的少女；恆河邊上  
夢醒的孩子；叼著雪茄的年輕士兵。而我  
用無數前生廝殺的敵人也悄悄復活，埋伏  
在命運、性格和魂靈之中。假若這樣的明天  
來臨，我怎麼能夠讚美？

然而，我已經寫下無數明朗的詩篇  
用匕首將它們鑄刻在峭壁及顱骨之內。  
你會讀到——在星座之間，戀人絮語  
血的殉美之中。假若你眼眸清澈，看到  
明天來臨。而明天一定會來臨。

## ■韓文德

男，1969年生於青海循化縣，撒拉族。係中國少數民族作協會員、青海省作協會員。17歲發表作品，有詩集《裸河》、《聖光與頌辭》出版。獲省級以上報刊獎五次，現生活在黃河上游撒拉族聚居區循化。

## 無題詩二首

### I.

一種精煉了千年萬年的純潔  
停滯在那朵晶瑩的雪花  
誰的戀人和一塵不染的紅血  
在緘默中  
被吹自心靈的風綴在冬天的胸口  
灼灼逼人

關於雪的寒冷  
古國悲書繪述了很多種聲音  
而那些喜悅滲透目光的影子  
那些恍惚在黑夜中的影子  
被時間凝固在雪山上的影子  
像黑暗中燦爛的女人  
孕育比黑暗更加黑暗的命運

冬天的胸前  
寒冷從一片雪襲向另一片雪  
而血 如渾圓的落日  
洗淨影子中所有的影子

### II.

甚至一萬次的愛撫  
也無法融入你微溫的身軀  
我是暗中之路？纏繞著的路  
使你成為綿羊之後  
我是歡舞的草 被你咀嚼  
被你置入永恆的血高地

被咀嚼的愛是何等純粹呵！  
像黑色的灰燼之舞  
蹣跚在你最隱秘的心地  
畢竟我還有吹動的風  
期待愛的紅吻  
賦予我撼動山嶽的力量

以及九十九首詩的靈感  
和無法面對的背影

灰燼之舞  
黑暗中揉進最後的光亮  
纏繞中搓清最後的情結

## ■江洋才讓

藏族，1970年生於青海玉樹草原。玉樹州民族師範畢業。現供職於玉樹州物價檢查所。九十年代後期開始詩歌創作，係青海省作家協會理事。

## 石頭上的冥想者

一個人的坐姿酷似古樹。時光之河  
悄悄流淌，歲月之霧  
慢慢散開

大霧散開：馱著經卷的白馬  
穿過稀薄的空氣走遠，  
空靈的蹄聲已超出了想像的範圍。  
包括一只鷹的無盡俯瞰。  
但那最遠的雪山還是被他所冥想：  
“雪山上冰晶的屍骨為誰而埋？”

“路遇同者將陷入何種巨大的  
感動？”

但那赤腳奔行的野花妹妹還是被他  
所冥想：“夜歌降臨時  
為誰獨舞並顫抖著乳房？”  
“甚至將摹擬一次怎樣令人心動的  
劇情，吻化誰眼含的積雪？”

一個人就這樣無盡地耗費著孤獨  
直到臀下的青銅石頭  
結出鏽斑。

## 鷹形大地

陽光普照，陽光普照。  
牧神臨的草原，  
午後，奔行著所有的蒼風——  
千百盞寺廟迎向天堂。千萬條手臂  
拋起哈達。牧歌悠揚，襯托  
鷹形大地：宗教盛大……  
精神隱忍……羊群遊移……  
我把最遠的遠歸於蒼茫。讓十二朵  
格桑

訴說藍天——神鷹飛翔  
神鷹飛翔。雪山隱秘獨步之狼。  
白雲予我以生的知覺。

聖雄沐浴母親河的波光，於現在  
跪拜。神示的詩篇  
將再一次提及掛在圖騰牛角上的魂

## 解開一個繩扣

解開一個繩扣。  
手指會顫抖。聲音會嗚咽。  
眼淚會流下。  
激動的情緒會一再地控制住你。

## ■陳強華

### 猜測錯誤

或者加了太多裝飾的意義  
有一天詞出走了  
它們憤然走開  
力量顯得稀薄  
張力鬆跨  
趕不上時間  
索性就越走越遠  
消失

變得過時  
是同樣的一天  
愚蠢地離開主題  
或者變成別的東西  
過於娛人娛己  
甚至超過了期待  
不合時宜的雲  
總愛在這時飄過

雲是沒有意思的  
繼續地成為謊言  
不止一次嘎嘎作響  
螺絲釘的詞砌成的牆  
也許，後來它們的意義  
其實是短暫、無常；  
的、一個、或者、或者  
又因為、這個、那些  
它們的、這、了

不止一次被同情所壓抑  
美麗溫柔的詞

我愛你，難以忍受  
想和你（一貫矛盾地）  
結婚、生子  
來一客黑胡椒牛扒，無心地傾斜  
曲線玲瓏，詞意粗糙  
三分熟，除非思考兩次  
助詞和紅酒、或尿布  
或者冒險、遙遠的浪漫  
沒有過份的美好  
不需負起全責

### 假期

今天是藍色的  
陽台有麻雀、鮮花  
我的床飄浮起來  
像一艘船，航向晴朗  
今天是雨後初晴  
應該寫高興的詩  
我用兩排年輕的牙齒  
咀嚼早報的餐點  
打開門，迎向草場  
早晨放大了整個草場  
椰漿飯香緩緩吹來  
也許有幾管茅草  
在構思遠遊  
過路的煙雲  
帶走了疲倦的欲滴的露珠  
是的，今天是藍色的  
你是雲，像我一樣

一九九八年寄自馬來西亞

## ■蕭麗芬

# 140299

失血過多的天空  
今天顯得格外蒼白  
讓我們偽裝成相愛的樣子  
熱烈擁抱

豐盛表情  
養育在臉上的花卉  
比玫瑰還絢爛  
讓我們偽裝成感動的樣子  
相互親吻

虛空終將  
延伸到無可挽回  
但僅僅此刻  
且讓我們繼續偽裝  
彼此相屬

## 煙 醉

也許已經晚了  
注定不能相見的人  
即使相遇  
便是無論如何都無法相見

終究還是晚了  
不能相屬的  
便是無論如何  
都無法相屬

如果不想醒來的話

## ■馮學良

# 茉莉花

——詩贈晨絮

不以白色的薜香  
詮釋芬芳的定義  
不管白天黑夜  
依然是花的姿態  
名字 不過是  
誘人的名詞  
存在的本質  
才能澹香  
沁骨

註：晨絮文友的英文名為Jasmine，正是茉莉花之意，筆者也是喜愛品茗茉莉花的人，所以特意速寫一詩贈之。

稿於九九年一月十八日 斗湖

煙 往往比酒醉得徹底

## 交 換

從相約的地方  
出發  
把我的路給你  
把你的路給我  
一直走到盡頭  
都無法重逢

## ■王川

### 無 題

黑夜  
鋪開成無限的凝焰  
猶如印度到希臘  
史前至未來  
那無數靈魂重重疊疊的無聲

沒有宣諭和詛咒  
不為拯救或永生  
白百合開來謝去  
生死路人影幢幢  
偶而地顯現已經足夠  
那在無垠的冥色中呼吸  
並用眼睛  
握住黑暗的靈魂

啊，  
誰在夜幕中照見自己的音容  
誰與遙遙而來的永逝之箭命中



穿越幾許屏障  
歷經多少輪回  
何時我才能到達你？

門開著。然而  
水滴怎樣進入海洋  
樹木如何到達大地？

塵土飛揚  
問題在游移中完成

向西方眺望朝陽  
于短暫窺見永恆  
回頭  
一切寧靜如水

我回向你 火焰的故鄉

### 未 題

說 春的綻放  
為冬的冷眼遙遙擊中  
所以 陰霾籠罩  
每寸生的國土

可怎以獨掌  
鼓響生命的禮讚？

我的心跳震撼大地  
且與夜的冥謐默然呼應  
對立消失  
我的微笑靜坐于時間蒲團之上  
啟示到來

膝 緩緩叩開大地  
神們謙卑地互相朝拜  
火焰已跳起祭司的舞蹈  
讓我以狂喜之音聲唱讚  
融合！

拯救與沉淪  
寧靜與迷亂

神與人

生與死

牆 忽然坍塌的偉大時刻

點淹沒空間

剎那永恆

我消失成整個宇宙

1  
天空如水而下，只有一只鳥能夠承受  
這個時候，我學習愛你，水是  
一滴眼淚，握在手中便成鳥了

2  
一面鏡子，遠古的刺客辯認了她的憂傷  
我坐在看見斯蒂文斯看黑鳥的康州  
這是受恩寵的天堂還是通往海鷗的碼頭？  
概念的重要性不亞于秋天和你的做愛  
你睜開了一只眼睛

3  
烏鴉，沒有在樹枝上  
烏鴉和麻雀分別表達過天空的質量  
沿著悲劇的邊緣，飛翔  
等待一個垂直角度降落  
無以名狀

4  
風次過來，以上帝之手撕裂你  
你是否能驚叫  
如鴿子

5  
如何理解雲朵是天空的掌紋  
穿梭往來，而和地層的運行有關？  
比真實更遙遠

6  
一根輕微的羽毛朝著天空飛升  
這樣的場景在雪天，尤其美麗  
比如有了貓性才能養好貓

7  
把自己縫合在一條凳子上  
把自己包裹在一張紙上  
點燃  
慾望和天空  
我們和一切都有關係  
這麼說，種豆得豆了

8  
從井裡看出去，是你

和我一樣大的臉，時冷時熱  
井裡沒有水，水蒸發成酒了  
便無須和影子對飲

9  
一枚胸針，我們像月亮沉默地紋在你  
身上。在夜間我們這些空心的物體  
格外不知邊緣，香艷、性感  
用睫毛讓你的眼睛無聲述說  
地震來的時候  
從頭髮震到腳尖，速度快的可疑  
我們仍然掛在空中

10  
只有私奔，仰著面和你  
閃電如樹而立穿過頭骨，臉破開  
一分為二  
代表某種方向，朝著暗器  
疾走。  
花開得沒有聲音

11  
人頭像傳說中那樣落地  
翻滾進水裡  
他們的眼睛可以作為燈，但  
沸騰的泡沫，眾口一詞  
喧嘩成壽衣罩住了瞳孔後面的遺骸

12  
繼續保持傾斜  
當傾盆大雨之下  
我們看見銅板  
在銅牆鐵壁裡打造  
那塊飄在空中的銅板  
因我們的呼吸而飛逝

13  
痛定思痛，手指再一次塗抹  
灰塵，切斷  
天空巨大的平面  
所有的幻景消散在一只鳥的超脫  
那粒起飛了的痣

## ■紀弦

### 題未定篇

他們都在那裡做詩迎千禧。  
有些人為稿費而害了相思病，  
有些人想出名而一吟雙淚垂，  
他們都在那裡做詩迎千禧。

我也舉杯祝福，  
迎二十一世紀——  
但願世界永久和平！  
但願人類移民火星！  
但願報紙上的頭條  
全是有關科學與文藝的新聞，  
例如“紀弦朗誦萬人喝采”，  
“楚戈畫展萬人搶購”，  
以及“諾貝爾獎金得主  
遊羅馬車禍喪生”等等，  
而那些軍閥與官僚政客  
至極可憎好難看的嘴臉  
從此就不再出現了。

可是如果中東戰爭忽然爆發，  
如果北韓飛彈落在漢城，  
如果台灣海峽大流其血；  
又，如果我的新書未能暢銷，  
我的讀者只剩七人，  
我的聲望一落千丈，  
那我就要上吊或是服毒，  
並且說：千禧年啊，  
你真是多麼的不受歡迎喲！

## ■伊農

### 核軍備競賽

天不怕地不怕的  
一群小男孩的  
爬山比賽

山  
高聳入雲  
下面是萬丈深淵  
最先爬到山頂的人  
個個嚇得面如土色  
只要一失足  
就會粉身碎骨  
可其他孩子  
還在拚命往上爬

雲海茫茫  
下山的路  
在哪呢？

### 初 戀

兩只透明的玻璃杯  
盛滿殷紅的酒

兩個透明的人  
心裡盛滿愛情

名貴的酒  
要細細品味

易碎之物  
要小心輕放



## 問

.....

“你知道我是誰麼？”一個人氣勢洶洶地問另一個

“.....”

“我是你們董事長的.....”

“我是誰”這個古典而難以回答的問題，亙古以來困惑了那樣多的哲人，答案竟是那樣簡單麼？你去問遍八大洋九大洲的人吧，依你投射的身影之不同，你會得到各各不同的回答。“你是XX大學畢業的工程師。”說明了你的出身同職業；“你是小菊她媽媽的朋友。”指明了你某種關係；“你有一陣子常跑當舖.....”敘出你曾經的事蹟。都正確，當然都不完全。比那些人知道得更多的當然仍是你自己，但你不可自問，一問就麻煩了

然而任誰的一生中，總不免有意無意地自問過一次或幾次吧。在聽到那幕街頭短劇之後，他也不禁自問了起來。最不該的是從問“我是誰”進一步地問到“什麼是我”。一整個下午就在不必有意識的一切中去追尋意識。每塊小石頭都要翻來檢視一番：

手伸出去將握到門把時，它停在空中，

“誰下的命令叫你開門，開門幹什麼？”

讀一個詩人的作品，讀得全身油然地竅竅起來，彷彿進入了滿埋隱喻的地雷陣。“讀下去還是不讀？你也寫過這樣隱喻多過本意的臭詩麼？”

電話還沒響完第二聲，不待思考手便伸出去接了——習慣反應。里爾克一直想要斷奶的習慣，老是比人快一步，老是要搶著代表人。那時說話的不是他，是他的習慣。

背溝癢了，誰在感覺癢？派誰去抓？抓還是不抓？抓與被抓者立時成為對立的兩人。

人說：“我思故我在。”然而那個下午，他根本就不在，否則唱片唱完了也不會一直在那裡打空轉。又有人說：“人一思考，上帝就發笑。”這樣炎熱的夏午，讓祂去笑個夠笑出一身大汗吧

倦於浪遊的魂魄開始朝來路走回，二三十步外看到自己癡坐著被問得啞口無言的軀體，百年老屋一樣殘舊破損，厭惡得幾乎不想再進入棲宿

Aug. 99, Rialto

## ■張耳

### 一 步

邁下便道，橫入車道，眨眼就是一齣事件。在全街眼睛的注視下，右手的菜袋被輾平，紅綠黃汁淌出已經不存在的實體原型，塑料袋沒破，兩只白提手平平攤在街心，乾淨得像某種符號。左手的袋子飛向街對面，一地水蜜桃，白裡透紅的毀滅。這裡，什麼都發生過，什麼都沒發生。只差一步，只是這條窄長空間裡賦予我們生命意義的時間差……馬路上行車走人，誰也不瞧誰。她左手拎一袋水蜜桃，右手提明天的青菜，一步步橫穿過街。

### 東皇城根南街

與北河沿平行，走到街口，也叫沙灘兒，就看得見北大紅樓了，過紅樓向西，穿景山東街，經過老北大宿舍，一路望著景山頂上萬春亭。南面是有彩色蜻蜓飛的護城河，有沿河的垂柳，和上面疊起的紫禁城。為什麼紫？分明是紅牆，黃頂，金勾畫？父親給過很複雜的解釋。穿過紫禁城（走到腳痛便騎上父親的肩膀）就是天安門，和在廣場太陽地帶兒裡國旗下站崗的解放軍。

廣場風很涼爽。

坐在Cornelia街咖啡屋看窄得只能過一輛車的馬路上穿得很少衣服的遊人，只能想到這些。街對面摩洛哥飯館旁邊，新開了個叫小哈瓦那的古巴館子。原先那個看手相面相算紙牌十分妖冶的吉普賽女人也許退休回家了。我卻逃不

掉她的預言，與家人離多聚少。

## 生 命

叫Zoe的母貓死在獸醫手裡。Zoe在希臘語裡意思是“生命”。糖尿病酮性酸中毒。我們從海邊渡假回來，看到個脫水瘦了一半的小可憐，已經沒有站起來的力氣了。抱到醫院是上午十點，排隊、填表、抽血、化驗、再填表、刷磁卡、插管、輸液、辦住院手續。晚上有應酬，東村詩朗誦，一首接一首，吃飯，喝酒，互換電話，握手道別，等綠燈，等上高速公路。等半個月亮透過樹蔭看我拖著長裙走向家門的時候，花香襲人，是玫瑰吧，Zoe。

獸醫助手提來加厚黑塑料垃圾袋，它像一只填得過飽從而硬梆梆的動物玩具，眼睛幽綠，睜圓看我，拒絕閉上，拒絕含糊其詞，告訴我生命是什麼。

### “下雨了，”

“沒有吧，是樓上空調機。”

“下雨了，你瞧！”

他寫個不停，在十六開學生練習本上，用一杆旅店白送房客的圓珠筆，喝加冰的薄荷茶，淡紅的吸管，玻璃杯沿上嵌半片橫切的檸檬。美容師新修過的鬢髮和山羊鬍，被一夏天的太陽漂白得接近金色。襯衣雪白。街上一位黑鬚，黑衣的男人在雨絲中匆匆走過，回頭盯女人一眼。黑眼睛。黑髮飄。

“還真下雨了，她們都打傘了，”他抬頭看著旅店窗外。那個黑頭髮慢慢穿過小街，迎著女人的臉。

## ■陳銘華

### 灕江

船到陽朔，我順流喝光了一家四口“分配”到的四瓶大啤，終於明白桂林山水為什麼甲天下的緣因。這世界，原來要倒著看才有趣，才會變得美麗可愛。但此刻我一倒就必醉三千年，山水唯有倒著看我，不，讓我看

一九九九年八月九日桂林

### 伴游

晚飯後，我和朋友沿酒店旁的灕江散步，一路上最少遇見八、九個寫著“伴游”的小紙板，兩、三個猥瑣的漢子，六、七個漂亮的姑娘搭訕，問我們要不要“伴游”？看來“伴游”就是“伴遊”了。其時，夜幕慢慢籠罩，星星月亮尚未上妝，兩岸春色漸濃，而天氣濕熱……我們細問之下乃知“伴游”是真正“伴君游泳”的意思

過去我一直站在教育和傳播的觀點，支持漢字簡化，對於“舞”“午”通用，普羅大眾以音代義的作法頗能諒解。但像精緻文學的“簾”“帘”不辨，裡外相混卻相當不以為然。至於“彷彿”寫成“仿佛”，一字不過省了一撇，卻無端端攪出個大頭佛來的牽強則難免討厭。不是嗎？本來“游”“遊”分明，各有各的顧客。現在要我們烏天黑地，毛“髮”、興“發”不分的下水，豈不是強他人作柳下惠而大煞風景之事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日桂林

### 北京

#### I.

北京給人的感覺總是灰的。八九年以後，東、西廠，錦衣衛、血滴子那種歷史味道彷彿更重了。雖然，天安門紅，毛澤東紀念堂白，而今日下午五時仍然艷陽高照。我們剛從人民大會堂賓館出

來，就看到戒嚴了：武警們手牽手拉成一條警戒線，眼睜睜地友善的讓我們行過，但就在我覺得戒嚴可不是鬧著玩，還是轉回酒店的時候，他們立即威風凜凜的要檢查住房證、護照等等……其實，所謂戒嚴，我在西貢見慣了，我擔心的是今夜，不知又要花多少唇舌向妻兒解釋，我們千里迢迢回來的目的

#### II.

一切的假都假得似真，從人們身上的名牌行當到城樓上一大幅的笑

一切的真都真得像假：動物園的熊貓，甚至連古老的長城都愈來愈修葺得跟深圳“小人國”那座一模一樣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七日北京

### 祖國

黑暗中驟然喪失身份，我得強迫自己大聲說話，而且不斷地轉換僅會的幾種語言，來減輕一點幻滅感。廣東話和普通話都不管用，英語有點漢奸味道，越南話是不能說的，那會令黑暗更加黑暗

其實，我們的確可疑！孩子在美出生，是連中文姓名都靠我們軟硬兼施才從周末中文學校裡學會的香蕉，妻和我在越南長大，稱唐人一廂情願，稱中國人則是往臉上貼金的事。難怪我們一定要扮作不懂中文的假洋鬼子才得到起碼的一點尊重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八日廣州

### 旅行

我們在兩個或者多個現場之間縱身而入，抽身而出。新鮮、陌生；機場、車站；王府井大街、紅燈區；羅湖橋、菜市口；人面、桃花，電腦影像般從這一幕執行到另一幕。每一幕皆因其真實而顯得新鮮，又因其陌生而顯得虛幻。等到從最後一個現場再回到原來的現場，真實和虛幻都不可

## ■ 靜黎

### 無聊即是有趣 (1)

坐在辦公桌前漫無邊際地遐想

——我

傳真機是一只巨大的黑色甲蟲

靜靜地 在冬眠

刺耳的脆響 溫柔地打鼾

\*\*\*\*\*

不願驚擾這陶醉著的過程

那些不攙雜情感交流的語言

睡在

老板起身去洗手間的磚縫裡

聽憑 銳利的電子刀劍洞穿

承載 黑白色幻覺／乏味夢境

頭顱的

這一種空間

### 無聊即是有趣 (2)

我用眨眼的方式替代表盤上秒針的移動試圖驅趕著時間乘2倍的速度奔跑，直到將腿摔斷的那個小站，我毫無保留地報以放肆地開懷大笑。

這個下賤的坯子養不熟的白眼狼公正只是它一貫偽善的借口如此的小人卻學會了輕鬆地控制住死亡。

莫名下垂的淚一朵朵開了花的白色薔薇，浸透了筆尖親吻的稿紙的額頭她是女人曬乾，身體

##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曠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tchanw@yahoo.com

就會變脆！

## 咬\*\*

越來越感到自己每天都在丟東西這感覺真的有點令人恐懼。琢磨，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的痛苦經歷好像，只是，說不太清的點點滴滴不起眼的，就那麼跟著鐘擺學會了放棄。

偶爾喝了點酒躲進一個人沒有的夜裡想想明白點事咬，還是洗洗睡去那太不容易。有時候也會預感到什麼地方出了問題挖出，一大堆爛在記憶中的英雄鼓勵自己想著，陽光扶過身體每一寸肌膚的手臂2分鐘，卻只有2分鐘的暖意一個可惡的電話有人，跟我談現實問題真有點來不及，去整理。

別想太多我總是這樣說服自己就那麼回事是最具說服力的武器討厭，討厭通通把情緒偷偷壓在心裡告誡自己，千萬別小看了俗氣那，也是一種生活魅力雖然，太多時候等同于騙人的把戲不過，那其實也挺有意義我真的咬，總感覺自己每天都在丟東西想想，其實，不過就是那麼點，沒用的出息，也沒什麼過不去！

## ■馬永波

### 字母表

再縮回上帝無限小的根部，當天氣  
像喉嚨裡銳利的魚鉤，某人  
蒸餾過的憂鬱，免費開放的房間  
你總可以到達某處：割下的草  
在繼續生長的草上晾乾，發出  
越來越濃的氣息，保持在  
一個人未受破壞的味覺中

情況就是這樣。一切如此順利  
如今可以讓它在手中這樣散開  
同一個也是另一個。你什麼都能得到  
它也是免費的。有多少人收回了空網  
讓時間在兩岸間流逝。青春多孔的奶酪  
女人摸上去涼嗖嗖的。椅子形狀的人  
穿過菱形的天空，馬達一樣轟鳴著

當然，孩子又到草叢中去了，藏起了腳  
做的燈光剝去後，是箭頭標出的  
山嶺和沼澤。我們的目標  
是用它隔開兩個相鄰的國家  
一切順利。一個翻開的口袋黑暗得  
像無月之夜穿過森林的旅行  
我說的是死者，讓我們出了醜

換句話說，變化是被說出的  
無法讓晦暗，從周圍漫漫的色塊中浮出來  
像一個桔黃色的救生圈，或者一只  
頑皮的海豚。當它高過  
森林腐爛的氣息，樓梯穿過破碎的  
花環，把我們引向終局

## ■熊鷹

### 鷹字某某號作品

鷹，每逢照片平定它的翅膀  
整張照片沉悶了天空

鷹，不會因為拍照的相機  
脫離天空的就地造型

空對空的鞭炮燃放在鷹與人之間  
第一千零一只鷹爆炸鏡頭  
撞碎光圈的砰響折斷翅膀

被打擊的膠卷，是鷹的內臟  
擱進暗室洗不明晰的照片  
再一次作廢鷹字第某某號作品

一只鷹被一張照片毀了  
還有第二只鷹從空間現形

一九九九年寄自河南南陽

這並不等於讓一個城市漏入  
它地鐵的通風口裡，我注意到  
周圍乾尿血一樣的顏色，被一場雨  
稀釋。這樣我們便回到了開始處  
一只枯黃的蛾子陷入玻璃深處  
眼睛大過腦袋，黑而茫然  
這意味著，省略是必要的  
包括樹枝的網中顫動的雨水的野獸  
叫喊，色彩，膝頭堆積的寒冷

## ■ 李斐

### 武漢湖記

早晨八時，我坐在永和豆漿店內  
喝著熱豆漿燙手的油條  
長江畔上碼頭我面對  
黃豆粒的雨水濺瀉街道  
半小時後橫過馬路的男女  
赤著腳捲起長褲掀高裙邊  
密集流水倒自濃灰的天空  
人行道逐漸看不清了  
店門石階一級二級流水戲耍  
自行車只見半身在水上游弋  
公共汽車稀落來去  
小汽車在水中拋錨  
我心唸真言禱告上蒼  
祝福大地和我等待者  
噢！嘛呢！叭爾！吽  
十時卅分我僥倖截到計程車  
貨車逆道直衝過掀起翻滾波浪  
計程車在水中四輪飄浮  
橫巷水浸至小伙子赤身的胸部  
車輛改路覓道涉水  
指揮交通公安最是忙碌  
街上撒網馬路泛舟孩子最是快樂  
神態自若當地人最是稀鬆平常  
沿街店舖在水上仍做交易  
我趕到公安簽證署近中午矣  
他們說我逾期居留一天罰五百塊  
我辯道我是中國人地道一個  
不過拿外國護照本子一部  
窗外的雨水辟啪玻璃  
祖國的災難我在國外捐款賣力

## ■ 艾仁

### 伏馬書

當心音袒露在伏馬的眼睛時  
手相已同荒原緊緊相融  
風暴鼓蕩著長河的落日  
山嶽飛翔 雪線喧嘶  
大戈壁的礫石  
閃耀著粗礪的流星

老掉牙的太陽堅固著青春的綠火  
白髮蒼蒼的月亮圓著不老的美夢  
讓我的心定在一顆鵝卵石裡  
火著的雙眸在黑夜將盡時  
伏馬躍起東方  
一條大白魚已化成黎明

狂暴的血脈鑄就寶石的詩粒  
眺望著時間的開頭和結尾  
腳步斂退心猿 而安靜  
已壘成一座青塚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八日廣東

小長官聽了頗見同情  
大領導美意給我九折八扣  
伍仟大元如割小指呈交  
匆匆忙忙我說在臨走  
要看愈來愈深的武漢湖  
這一天我要嚐水上市民的甘與苦

## ■ 華璋

### 匣子

——給裕子

今晚沒有玫瑰，  
玫瑰都躲在刺裡。  
今晚沒有煙花，  
耳邊的轟轟，也只是一個時代的序幕。

變也好，不變也好，  
有些事情是永遠想不通的……  
不想也好，想也好，  
有些事情是必須改變的……

今晚沒有海洋，  
水都給了月亮，  
沒有潮漲，沒有潮汐。  
今晚沒有月亮，  
李白對酒當歌的一輪已隨詩人而去，  
須知李白已死。  
我們都是生在小島上的，  
近海的人沒有根，  
連候鳥都留不住。  
今晚沒有妳，  
漂亮的身影也只能烙在記憶中，  
一個美麗、精緻的匣子，  
我當好好珍藏。

今晚，本來，也沒有我。

## 從明天看昨日的今天

明天已沒有彩色，  
只剩下一片深淺不一的灰，  
明天或許是晴是雨、有雷翻風  
明天已沒有天氣了

## ■ 呂建春

提一盞燈  
大太陽下急急趕路  
一只包袱  
裝著滿滿的鄉愁

落葉追趕著風  
一路灑下的汗水  
比淚還要鹹  
落後的腳印俱成灰燼

紅熔熔一輪落日  
一顆燃燒過的心

影子愈拉愈長  
跨過遙遠的地平線  
血的霞光  
灑滿半邊天

月亮悄悄升起來  
忘記打開的包袱  
和影子一起  
遺落在夜色裡

一盞燈沒有點火  
一片月亮昏眩的寂靜

## 路

明天已沒有戀愛  
已有的愛情都已花光  
靈已散，心已死  
明天大家都得小心地走路  
明天是一條長長的路  
一步一步的走  
你很難回到起點  
但也不要輕信終點這個概念  
明天已不是明天了  
原來明天已是今日的昨天

## ■楊平

### 火浴以前

一切都在生長。在不同時空中穿梭。  
滑行。直到吐出最後一口氣——  
構成生命的每一套零件  
還隱藏了一組密碼，一把釋放形體的鑰匙……

誕生時的號啕，青春期的內分泌  
對高空 巖洞 與神秘事物的永恆嚮往  
原初的夢  
來自比黑暗潛意識更深邃的場域……

一次古老的召喚讓我們知道  
誰是諸神的後裔？誰在三度空間外遨遊……  
九轉輪迴的歲月使我們流亡  
又流亡  
冰雪隔絕了記憶，過客淪為居民，地球  
漸漸成為家園，靈魂更被烙上亙古的孤憤印記！  
——無論如何振翼狂飆  
仍是浩瀚星河中的一抹，微塵……

……光在拈花間，宇宙在掌心上  
一半的應許都祕藏在小小的舍利子裡……  
我不知道自己還記得什麼……  
真正尋找什麼……  
我不知道……

今夜，對著灰色壁影，我僅僅知道：  
殘缺的生命需要另一雙手，需要  
最後一張拼圖解開，亙古的奧祕……

一九九九年寄自台北

## ■歐陽昱

### 創

我為自己創造  
一座牢

### 造

為進行再創造  
我必須

為自己  
創造

新的牢

### 自

有自由  
就有許多  
伴隨自由

### 由

而來的病

最大的莫過於  
自由的槍手  
為了練槍法

在一個陽光燦爛的自由自在的日子  
對著一滿街熱愛自由的人們  
點射  
或  
掃射  
然後吞下他的自由牌子彈

最小的莫過於  
把屬於自己生而自由的身體  
自由地加以改造  
從男變到女  
從黑變到白  
從人變到機器  
在歲月堆積起來的巔峰  
把自己用獸皮綁起戴上套馬嚼栓上繫狗繩  
衝著二十一世紀一瀉千里地自慰

挨槍子的自由的人們  
再也不願，再也不可能



## ■心水

### 抓把濃濃春色

微曦驅趕黑夜催醒眾生  
鳥語是自然鬧鐘  
春眠覺曉，急不及待  
啟門尋春，肺葉呼吸甜甜涼風  
綠釉釉圓球場上群鷗旋舞  
草上閃閃露珠晶瑩如鑽耀眼  
沿街漫步，花香郁馥  
水仙杜鵑黃菊玫瑰芍藥  
紛紛展顏堆笑，天堂鳥昂首傲視  
鳥影飛掠、跳躍、駐足  
啁啾聲波遠遠近近飄盪  
像琵琶，如古箏，似竹笛  
徘徊巷弄流連陶醉  
趁無人時忙亂伸手悄悄抓把  
濃濃春色，放進衣袋裡 回書齋  
讓春與我共住

### 夢

心有掛礙，把那些  
牽扯醱酵，演出  
另一場喜怒哀樂的戲劇  
恩怨情仇男歡女愛  
從日間糾纏到夜裡  
夢是一幅幅鮮艷的彩圖  
像電影片集，連續在睡眠的  
熒光幕上顯現，有笑有淚  
神怪荒謬靈異科幻  
鬼魅狐仙七情六慾皆能隨意登台  
帝王將相凡夫俗子飲食男女  
醒時奔波睡著追逐

## ■婉冰

### 無花果

你淒冷展千張綠葉  
遙索短暫花顏 羨慕  
剎那芬香  
你祈盼呢喃  
風煽動痛傷仍頻頻呼喚  
花神莫蓄意遺忘 僅求  
一色五瓣  
你怨懟悲嘆  
四季循環葉萌葉殘  
默然撐開雄姿玉傘  
俯譏桃李庸脂俗相 自擬  
傲視群芳  
你覺醒而深省  
任凡胎離棄繽紛艷色  
隨心靈交流結果  
斜斜倚憑枝桠供賞 何懼  
蝶舞蜂狂

一九九九年五月墨爾本

美夢甜夢惡夢奇夢悲夢，按下  
影印機複印，白紙一張  
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  
只是百億腦細胞跳躍  
在那小小方寸間活動  
人生劇院落幕時  
夢，像水中那片飄忽的月色  
妳醒來的時候，茫然的  
臉容爬滿夢的精靈  
一隻兩隻三隻，無聲無息……

## ■ 李雲楓

### 野 鴨

1.  
野鴨睡覺的時候  
把頭埋在心裡  
用胸口上那一塊溫暖的地方  
去溫暖這低垂的頭

野鴨睡覺的時候  
在沒有人的地方  
在風吹動蘆葦的水域裡  
在那無邊的寂靜中  
夢，就在它傍邊靜靜的游動

野鴨睡覺的時候  
水也睡著了  
它的倒影就在那幽暗的深水中  
一點點變的清晰

2.  
你游泳  
我在你的眼睛裡  
在上面  
在水的深處  
在那深褐色瞳孔中，一點點的游動

我走近你，隨著水的波紋  
隨著你寬寬的掌  
在浮動的水光中  
變幻著瑰麗的畸形

我離你很遠  
從最深處的岸到我的肩頭

## ■ 莫云

### 低潮二則

#### 悶

被誤吞的氣球  
咕嘟滑下喉管

在胸口緊急剎車  
自行充氣……  
再充氣……

#### 倦

秒針追著分針  
追著時針追著  
秒針……

那顆頑石  
終於也打起盹  
自薛西弗斯手中  
轟然滾落——  
萬劫不復的紅塵

註：薛西弗斯，希臘神話中的  
巨人，因犯過被罰推巨石上山。  
巨石抵達山頂立即自動滾下，薛

——那段你一生都無法走盡的距離  
在我的眼睛中緩緩的延伸  
你離開，我隨著你  
用若有若無的目光撫動你柔軟的羽毛

我在水中  
在遙不可及的深處  
用影子似的雙手輕輕觸及你  
——那薄薄的掌

一九九九年寄自北京

## 一、詩況

彷彿誰給了我，不是一雙眼，而是一具倒轉的望遠鏡，世界離去，一切變小，人群、街道、樹叢並不失其特徵，只是凝縮了。

以前我寫詩也有過這樣的時刻，所以我認識距離，興味索然的注視，裝成“我”而其實非“我”，而現在經常如是，我自問意義何在，是否我已進入永恆的詩的狀況。

曾經是困難的事物已成簡易，而我覺得沒有必要在寫作時提及它們。

現在我身子康健，從前則常病，因為時間馳過，我總是恐懼於下一刻會發生什麼，深受折磨。

世上的景觀每一刻都令我驚訝；它的喜劇性使我無法瞭解怎可企望以文學去對付它。

以我的撫觸，我的軀體覺出每一頃刻，我降服災難。且不求上帝為我消災，如果祂不為別人消災，為什麼一定要替我消呢？

我夢見自己立於海上一片突出的尖岩上，大魚在游動。我怕自己如果一下望便會跌落，所以我背轉身，以手指抓住粗糙的石壁，背向海慢慢地移動，我到達一個安全處。

我曾經欠缺耐心，且容易因需要花費時間打理我所謂的瑣事，諸如清掃及煮食等。現在我專注地切蔥，擠檸檬，且預製五花八門的醬汁。

## 二、風景中

在一片幾乎全屬城市的風景中，緊靠著高速公路，一個池塘，匆忙的人群，一隻野鴨，小樹林。路過的人見了，雖叫不出名字，就會覺得寬慰。

## 三、另有其人

我同他們。他們瞭解我到什麼程度？詩人曉得，別人識得的他與他本人不同，死後亦如是，陰間傳不回信息來改正那個錯誤。

## 四、過去

過去是不準確的。任誰活得夠久的話，便知道他曾目擊的一切已遭到謠言、傳奇、誇大或忽略的風聞所改變。“完全不是那樣呵！”——他也想叫嚷，但沒用，他們只會看到他的唇啟閉，聽不到他的聲音。

## 五、在非洲

“如今你在非洲了，快活麼？”他們問一個來自美國的黑人。“只有黑人，沒有那些可惡的白人了。”“惱人的是我討厭黑人的愚蠢同無知，我假想自己是來自非洲一個格外聰明的部落而自我安慰。”

## 六、入浴

在他生命的終了，詩人想：我曾投身於當代甚多令人著迷而又愚蠢的理念，有必要將我置於浴缸刷洗，直到所有的污穢盡除。而我就是因為那污穢方成為廿世紀的詩人，也或許是上帝要如此的吧，那樣我對祂才有用。

## 七、秋

秋風，是我陶醉的大教堂，我老邁於給出銘謝。

## 八、來自何方

來自何方？這雙唇，廿歲，微沾胭脂，波浪般的栗髮，鬆散而不成綵，睫毛與秀眉框架下的一雙麗眼在宣告什麼？她出生時正當我講授杜司妥也夫斯基，而且意識到已經年老而難以自處的那個時候。

出生，不止息地進行著，而我，如果還容許繼續活下去的話，當會一再地下沉，且被欲望及驚訝所眩惑。

## 九、呵！

我所欲求的那些標的呵，正是為了那些我才熱烈而崇高地奉行禁欲主義的。而每當我思及妳委交予這苦楚的大地的，妳的唇以及手以及乳房以及腹腔時，我是多麼的遺憾！

## 十、語言

你早年所寫的詩及小說與追尋真理的意欲剛好相反。於是你覺得羞恥，因為那些全屬子虛。沒有一樁是曾經發生過的，其中的感情也不是你的親受。語言所展示的它的絨繩，原是用來掩蓋那些，即使沒有那些，也與空無相等的東西。

## 十一、倒轉的望遠鏡

一個人要是不信自己有點優越性的話，可能會一無成就。這個結論得自於觀查別人的成就，像是倒過望遠鏡來觀看一樣。而後，就是想忽略掉其所造成的傷害也難。

### 譯後

CZESLAW MILOSZ(1911- )一九八〇年的諾貝爾獎得主，波蘭詩人，現於加州Berkeley。其生平在此似不贅言什麼了。

此處所譯的詩作，除第一首〈詩況〉係譯自一九九一年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Polish Poetry之外，其餘的皆選自一九九八年出版的散文詩集Road-side Dog（路邊狗）。所有此處所譯皆以英文為本，英文全由米氏本人及Robert Hass合作譯自波蘭文。

Mermaid **美人魚**

I am not a fish  
 but a young girl taking refuge in the sea  
 who lives in her own sorrowful songs  
 and will die for a dream  
 at night when the seals and the albatross are asleep  
 I rise to the surface  
 and sit alone  
 on rocks that are silent as crocodiles  
 I sing till dawn  
 letting my wet long hair flutter in the wind  
 letting the cold moonlight slide down my naked body  
 to become salt and snow  
 I sing, in the boundless dark night  
 a spark flies  
 I sing  
 and wait for the melting of the ice caps

A Deer Looking Back

**鹿回頭**

A heated pursuit drives the deer  
 to the edge of a precipice  
 behind her the chilly air of footsteps  
 is rapidly closing in  
 down below, the sea roars like lions  
 the deer suddenly stops her front hoofs  
 turning her head slowly  
 and changes into a beautiful girl  
 the waves incited by the glitter of her eyes  
 toss the hunter up and down in the air  
 she has captured him completely  
 but a smile rises  
 from the heart of the now hunted hunter --  
 he will marry her  
 knowing she will fall forever into the trap  
 that is called home

Woman and Snake

**女人與蛇**

The woman's skin, snow white  
 the snake's, dark brown  
 the woman's, soft  
 the snake's, softer still

The snake's soft body  
 wraps  
 the naked body of the woman  
 the woman's fingers  
 grasp  
 the nimble, strong tail of the snake  
 the woman abandons her hometown  
 the snake forgets its jungle  
 the snake's eyes  
 emotionless  
 while the woman's eyes  
 hold a trace of smile

To the snake  
 the woman is a tree  
 to the woman  
 the snake, a pretty dress



西野莉嘎

西野莉嘎 (Nisino Ria)，女，1961年6月6日生於東京，學習院大學文學部輟學，自幼習繪畫和寫故事。出版有詩集《水中宮闈》(1995年土曜美術出版社)、《人魚迷宮譜》(1997年土曜美術出版社)等。並有畫冊和故事集《夢的解放區》(帕羅鹿出版社)等出版。曾獲日本詩人協會新人獎候補。

## 恍惚的王國

在攤開的臂腕中，不存在永遠  
蜿蜒的髮絲，在火焰的逆光中痙攣  
閉合的眼睛裡，無數的螢火在閃爍  
可愛的，纏繞著雪白的手指  
可愛的，稀溜溜溶化的現世的黑暗

臂腕裡酣睡著幾千匹野獸  
緩緩地舞動幾千顆靈魂  
暖暖的米黃色被霧靄包圍  
在肉體反覆擴展的世界中  
掌管著一切，彷彿變成火焰啊  
——在你的心中誕生，溶化你的火焰啊  
流淌的同時發出灼熱的光芒的熔岩啊  
使金黃蠱惑的內在魔力啊——

## 有向滅亡的都市 招呼的手

在與亮晶晶的廢墟連接的丘陵上  
散亂著白石  
漸漸風化的少女的容貌  
披髮被海風的手指擺弄著直立  
緊緊擁抱著你死去的都市哟

招呼的胳膊是如絲的煙霧  
升起著飄搖  
在蔚藍的天空舞動著升騰  
在深蜜色裡捲動的漩渦  
乘著上升的氣流湧  
遙遠的土地招呼著你

被手指緊緊搦動  
有力的幻惑之眼光啊  
帝國的虛幻啊  
大海在午後藍藍地燃燒  
在午後藍藍地燃燒  
熏著白色的廢墟

在一闕短歌裡  
我走進深埋地下的石棺  
然後，將長眠的王侯的長袍  
緩緩地捲起

Lu Xun 魯迅

### Men and Time 人與時

One man says: The future is better than the present.  
One man says: The present is far worse than the past.  
One man says: What?  
Time says: You all insult my presence.  
Whoever says past is better, go back.  
Whoever says future is better, follow me.  
And whoever says what,  
I don't tell you what.

Shen Yinmo 沈尹默

### Moon Night 月夜

Frosty wind howling,  
Moonlight shining bright,  
I stand side by side with a tall tree,  
But not leaning against it.

Bian Zhilin 卞之琳

### Fragment 斷章

You stand on the bridge taking in scenery,  
The sightseer on the tower takes you in.

The bright moon adorns your window,  
And you adorn the other's dream.

Feng Zhi 馮至

### Snake 蛇

My loneliness is a long snake,  
Silent without any words.  
Once you dream of it,  
Please, don't be afraid!

It's my faithful company

Deep in homesickness:  
Missing the dense grassland--  
The rich, black hair on your head.

Quietly as the moon shadow  
It walks past you gently,  
Carrying away your dream,  
A red, red flower!

Guo Moruo 郭沫若

### Sky Dog 天狗

1

I am a sky dog!  
I swallow the moon,  
I swallow the sun,  
I swallow all stars,  
I swallow the whole universe.  
This is me!

2

I am moonlight,  
I am sunlight,  
I am all stars' light,  
I am X-ray's light,  
I am the total energy of the universe!

3

I dash,  
I shout,  
I burn.  
I burn like a raging fire!  
I shout like the angry ocean!  
I dash like electricity!  
I run,  
I run,  
I run,  
I skin myself,  
I eat my flesh,  
I suck my blood,  
I gnaw my heart and liver,  
I run on my nerves,  
I run on my spinal cord,  
I run in my brains.

This is me!  
This me wants to blow up!

Wang Duqing 王獨清

I Come Out of the Cafe  
**我從Cafe中出來**

I come out of the cafe,  
Covered with  
The drunk  
Weariness,  
Don't know  
Which direction will be  
My temporary shelter...  
Ah, cold quiet streets,  
Evening, drizzle!

I come out of the cafe,  
Walk alone  
In tipsy  
Silence,  
In my heart  
Rising a kind of sorrow--  
An exile will lose his native land...  
Ah, cold quiet streets,  
Evening, drizzle!

Feng Xuefeng 馮雪峰

Solitude **孤獨**

Oh, Solitude, you jealous, fiery woman!  
You cover me  
With your green woolen overcoat  
Like a forest  
Covers a leopard resting lonely.

But your lips are hot,  
Your breasts scorch.  
Once I touch you,  
I'll envy the world with a burning heart.

Yu Mingchuan 俞銘傳

A Woolen Hat As An  
Umbrella **以呢帽當雨傘**

With a woolen hat as an umbrella  
The feel of head and heart gradually balanced.  
Treading the muddy path,  
Treading the lamplight in street puddles,  
An Arabian rides a camel  
Across the vast desert in the moonlight.

Yang Mu 楊牧

A Desert River **瑪河**  
—to my life

I wish  
I wish my songs  
Would last thousands of autumns  
Like the Yangtze dashing non-stop toward the sea  
To catch its eternity!

But I'm an inland river.  
A short-short one--  
Desert born,  
Desert disappearing.  
--To the desert's  
Thirst and dependence,  
I devote my blood and life.

...I have only one  
Extravagant dream:  
Silently running my waves  
Through the veins of the green downy leaves.

Qin Zihao 覃子豪

The Distance **距離**

Even though there's a measureless distance  
Between Earth and Moon,  
Earth can see Moon's brightness  
Because they have numerous appointments.

Mountains on the river sides gaze at each other all day.  
Though sometimes sighing to the long river  
They spill out understanding smiles to space,  
Satisfied with the remote stare.

My dreams are most charming  
But my reality most lonely  
Because you cut the distance  
To lose the eternal relation.

If I had five thousand magic fingers  
I'd condense the world into a globe  
And look for you as I look for Paris and London.  
I can find you in a single turn.

Shu Xiangcheng 舒巷城

Revival **復活**

Do you know?  
At the haze line of sea and sky  
The slowly rising glow



Is the sad bloody radiance  
Of those pearl divers centuries ago.

Do you know?  
From a baby's eyes  
Flashing joy  
I see the spring beaten black and blue  
Then buried ten thousand years ago.

Do you know?  
Trees fell, trees fell and died.  
We have coal, we have coal.

Xiao Xue 曉雪

## Love 愛

Having picked tea the whole day,  
I, leaning in Green Mountains' arms,  
Fall asleep,  
Fragrant sleep;  
I dream of  
Green Mountains in my arms...

Having fished the whole day,  
I, lying on the lake beach,  
Fall asleep,  
A sweet sleep;  
I dream of  
Ear Lake in my heart...

Xiang Ming 向明

## Eagle's Character 鷹的性格

In the zoo  
There are bred  
Lions  
Tigers  
Bears  
Elephants  
But no  
Single young eagle

If freedom is lost  
There is no love!

Wang Erbei 王爾碑

## The Mirror 鏡子

The precious mirror breaks into pieces  
Don't be sad, however many pieces they are  
They are honest eyes

## A Tree 樹

A tree was cut in half,  
Left with a half life,  
Bare, lone,  
Half pain, half anger.

Oh, it's been long forgotten...  
In spring, its bleeding heart  
Again offers in difficulty  
A bunch of fresh green.

Green twigs and green leaves  
All smile at the sharp ax.

Liu Zuci 劉祖慈

## Views on the Road to Ming Tombs in Fengyang County 風陽明皇陵墓道所見

He sits cross-legged by the tomb road  
Dozing against the stone horse

White beard and eyebrows  
Woodcut wrinkles

White and black goats scatter by the road  
Gnawing the grass, rubbing against the new-  
planted trees

In the distance visitors get off the van  
And walk slowly down the wide road

He's awakened, the wind-dried face pulls  
slightly  
The toothless mouth voices a hollow sound

"Six hundred years..."  
Then a long silence, he dozes again

Only the autumn wind responds:  
Fallen leaves rolling over the ground

Che Qianzi 車前子

## Primary Colors 三原色

I, on the white  
Blank paper,  
Draw three lines  
With three pencils  
One for each line  
Without a ruler  
The lines are curved

A big person (much older) says:  
Red, yellow, blue  
Are three primary colors  
Three straight lines  
Symbolize three roads

--I don't understand  
(What's he saying?)  
Doing what I like  
I draw three circles

I want to draw the roundest and the roundest

Gu Cheng 顧城

## The Arc 弧線

The bird in the strong wind  
Swiftly changes its direction

A child bends  
To pick up a penny

The grapevine stretches  
Its shoots in fantasy

The sea waves in retreat  
Tower their ridges

Liu Zhanqiu 劉湛秋

## Silence Is the Lotus in Deep Sleep 靜默是熟睡的蓮花

Silence is the lotus in deep sleep  
Facing the summer sun,  
A leaf in the deep mountains  
Falling into the bottomlessness,  
A school of fish swimming  
Under the deep blue of the exciting sea,  
A girl's gloomy face  
Flashing behind a closed window,

A yellowed photograph,  
The loving eyes of stubborn stars,  
A suddenly occurring rest  
In the band's enthusiastic playing.  
Ah, Silence, I love you more than ever.  
You are the more powerful voice,  
The voiceless life.

Liang Xiaobin 梁小斌

## A Snow-White Wall 雪白的牆

Mama,  
I've seen a snow-white wall.

In the morning,  
On my way to buy crayons,  
I saw a worker  
White-washing a very long wall  
With great effort.

He turned to smile at me,  
Asking me  
To tell my little friends:  
Please don't scrawl on the wall any more.

Mama,  
I've seen the snow-white wall.  
It was once very dirty,  
With many rude words.  
Mama, you once cried,  
Because of those insults  
Dad died  
Forever.

The wall, whiter than the milk I drink,  
Is spotless,  
Constantly flashing in my dreams:  
It still stands on the horizon,  
Reflecting the charming lights at daytime.  
I like the pure white wall.

I'll never scrawl on the wall,  
NEVER,  
The kind-as-mama fine sky,  
Did you hear me?

Mama,  
I've seen the snow-white wall.

# 第二自然之創造者

◎紀弦

## 1. 上帝與詩人

上帝創造第一自然；詩人創造第二自然。

上帝說：“光是好的。”於是就有了光。詩人說：“詩是好的。”於是就有了詩。

## 2. 一花一世界·一詩一秩序

“一花一世界”這句話夠美的了。管他是誰說的——佛家、道家或儒家，而總之，此乃基於

“第一自然”之觀照而有所頓悟的一個道理。但是，“一詩一秩序”，這便是我輩現代主義者由於從事“第二自然”之創造而到達的一個結論。

而當一個詩人“君臨”其“詩天下”，組織其情緒，經營其意象，推敲其文字，處理其題材，使之“秩序化”而臻於完美時，那他就“等價”於上帝的“創世”了。這一點，一般詩人，特別是那些十九世紀的浪漫派，往往是“不自覺”的；但是反浪漫主義之傳統，二十世紀的現代派詩人，卻是非常之“自覺”的。

## 3. 有詩為證

是的，我自己就是一個十足的現代主義者：一個現代人而非古代人，一個二十世紀人，而非十九世紀人，一個工業社會人而非農業社會人；我的詩，硬是和那些浪漫派的大不相同。例如作於一九八三年的〈鳥之變奏〉：

我不過才做了一個  
起飛的姿勢，這世界  
便為之譁然了！

無數的獵人，  
無數的獵槍，  
瞄準，  
射擊：

每一個青空的彈著點，  
都亮出來一顆星星。

作於一九六九年的〈狼之獨步〉：

我乃曠野裡獨來獨往的一匹狼。  
不是先知，沒有半個字的嘆息。  
而恆以數聲淒厲已極之長  
搖撼彼空無一物之天地，  
使天地戰慄如同發了瘧疾；  
並颯起涼風颯颯的，颯颯颯的：  
這就是一種過癮。

作於一九四二年的〈吠月的犬〉：

載著吠月的犬的列車滑過去消失了。  
鐵道嘆一口氣。  
於是騎在多刺的巨型仙人掌上的全裸的少女們的  
有個性的歌聲四起了：  
不一致的意義，  
非協和之音。  
仙人掌的陰影舒適地躺在原野上。  
原野是一塊浮著的圓板哪。  
跌下去的列車不再從弧形地平線爬上來了。  
但擊打了鍍鎳的月亮的淒厲的犬吠卻又被彈回來  
吞嚥了少女們的歌。

凡讀過我這些現代詩的讀者，應該沒有誰會不同意。模擬第一自然的傳統詩，說明一個“事實”；創造第二自然的現代詩，表現一個“秩序”。從事實到秩序，這便是詩的進步和進化。而在“現代詩的世界”裡，有種種“可能性”，那絕對不是一般散文作品或傳統詩之所能表現得出來的。例如〈吠月的犬〉之犬，〈狼之獨步〉之狼，〈鳥之變奏〉之鳥，皆非“真實”的犬、狼和鳥，而係“象徵”的犬、狼和鳥。唯有在“詩的世界”裡，那“擊打了鍍鎳的月亮的淒厲的犬吠”，方有可能“被彈回來”而且“吞嚥了少女們的歌”；唯有在“詩的世界”裡，那“獨來獨往的一匹狼”，方有可能“恆以數聲淒厲已極之長”去“搖撼彼空無一物之天地”；唯有在“詩的世界”裡，那被“瞄準，射擊”的“鳥”，方有可能加以“變奏”而致使“每一個青空的彈著點都亮出來一顆星星”。像這些，當然都不是在“散文的世界”裡所可以找得到的，而也不是在浪漫派的傳統詩中所可以看得見的。故說：“詩的世界”開始於“散文的世界”之盡頭

處；“現代詩的世界”開始於“傳統詩的世界”之盡頭處。我這句話，一點兒也沒有誇張。不信嗎？請看我的朋友張 的新作〈觀海二題〉吧！

#### 4. 關於〈觀海二題〉

##### 日出

忽然從海面  
躍出的那輪旭日  
怎麼還帶有  
昨晚未醒的酒意呢？

難怪飄過的流雲  
在晨曦中  
怎麼看，都像  
越飛越遠的水鳥

##### 落日

猶如緊握一具  
遙控器  
屏息操縱  
一輪緩緩落下的夕陽

偶一鬆手  
西沉的落日  
便失速墜海

而墜海時  
激起的萬丈浪濤  
遂變成  
讓我突然憂鬱的  
漫天彩霞

他這兩首“觀海”詩，作於Key West, Florida，回到San Jose之後，方才交給《世界日報》副刊去發表，寫得真是棒極了！〈日出〉之第一節固然很美，〈落日〉之第一、第二兩節，尤其令人叫絕——像他這樣的一種“詩想”，我不但大為欣賞，而

且還萌生三分妒意，恨不得將之搶過來據為己有那才好哩。一笑。詩人觀察自然，對於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往往加以“人格化”。但是“那輪旭日怎麼還帶有昨晚未醒的酒意呢？”這卻不能不說是屬於張 個人前所未有的“新發明”了。至於他手中“緊握”著的“一具遙控器”，竟然可以“屏息操縱一輪緩緩落下的夕陽”，而一個不小心，“偶一鬆手西沉的落日便失速墜海”了。多麼的奇妙啊！像這樣一種現代詩的“可能性”，一種“詩想”，傳統詩是無論如何也辦不到的。

#### 5. 詩與科技

我的另一位友人，詩刊《新大陸》的主編陳銘華，於一九九四年寫了一首〈捷徑〉，已收入他的詩集《春天的遊戲》，其全貌如下：

八歲的兒子聽膩了我對交通擠塞的牢騷，要幫我把我FAX到球賽現場去。以他現時的科技知識，包裝和輸送一個詩人是綽綽有餘的，我想。問題在，將我變成現場觀眾和將現場變成電視的效果是否有什麼不同

他這首現代詩，真是太好了，我百讀不厭。他本人是個學科技靠科技吃飯的。當然，他“八歲的兒子”耳濡目染，家學淵源，也懂得不少的“科技知識”。他想要幫助他爸爸，把他“FAX到球賽現場去”，真是多麼的有趣啊！當今科學進步，一日千里，從舊金山電傳一份文件到台北

去，只花幾分鐘就行了。但是陳銘華是“一個詩人”，而不是一首詩，是一個人，而不是一份文件，怎麼可以把他“包裝和輸送”出去呢？這在現實生活中，當然是不可能的。但在“詩的世界”裡，特別是在“現代詩的世界”裡，那就有它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可能性”了。陳銘華的兒子，可以把他電傳到“球賽現場去”，張 手中的“遙控器”，也可以“操縱一輪緩緩落下的夕陽”，這不就是所謂的“第二自然”之創造了嗎？是的，我和張 、陳銘華、及其他現代詩的作者，皆為“第二自然之創造者”，有詩為證。

走筆至此，忽然想起一個人來。他是誰？他就是十九世紀英國有名的“文學畸人”皮可克(Thomas Love Peacock)。他崇拜科學，藐視詩人，曾著《詩之四時代》(Four Ages Of Poetry)，大意是說：“詩自遠古鐵的時代，經荷馬(Homer)黃金時代、魏吉爾(Virgil)白銀時代，及衰落的羅馬銅的時代，皆已成為過去。……現今科學發達，文明人的社會，根本不需要詩。而詩人者，半野蠻的族類是也。”他這番話，狂妄之至，引起了詩人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的反感和反擊，發表〈詩辯〉(Defence of Poetry)以駁斥之。我想，如果他們二位生得晚一點，和我同時代，並且讀過我的〈早安哈伯〉及其他宇宙詩，相信他們對於我常說的“科學乃文藝之友而非其敵人”這句話，一定會點頭的。然則，讓我們大家——搞科技的和寫詩的朋友們——互相尊重，

讀文章常常讀到“詩歌”一詞，常常讀到這個彷彿是攔路神一樣的詞，每讀到它就像嚼飯嚼到一粒砂子一樣哽得牙痛。主要的是佑子不瞭解這個詞，因為這個詞指意不明。到底是詩還是歌呢？詩，佑子略懂一二，歌，也聽人家唱過，但這兩樣東西放在一起指的是什麼呢？複合名詞，比如說“車馬”，是指交通工具，水、土放在一起便指的是自然環境，“槍炮”在一起就泛指武力。那末詩歌在一起指的啥呢？用這個詞的人，雖然“詩歌”、“詩歌”地叫嚷，但有時叫過幾聲而後便只叫詩而不再提歌了。忘了麼？而且從來不見他們單獨談談歌，夠教人納悶了吧！文章中，在他們用詩歌一詞的地方，如果把歌字拔掉，又絕不妨害文意。讀多了這類大作令人得到一個結論，可歸納成下式：

詩歌 = 詩

如果依照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學過的小代數，等號的兩邊同時減去詩，則得

歌 = 0

然而，任是傻瓜也知道這個推算出來的結果，大有問題。歌，這個藝術的一格，這個大工業，一個女子站在台上扭兩下，吼幾聲，灌成亮亮的膠片，聲名、錢財滾滾而來，比那些寫酸文章的人強多了，怎麼會是個零呢？

但凡有點外文知識的人，都知道無論英、法、德、西等文字中，相對於中文的“詩”一詞他們有，相對於“歌”一詞也都有，唯詩歌連在一起的，沒有。

“詩歌”連在一起只有中文才有，只有寫中文的那些黑白不分的秀才們才用。佑子粗淺的瞭解是：詩，是用文字寫成的，配以樂譜之後才成歌。正如身體要等人死之後才叫作屍，現在“身屍體”一詞，誰懂？

或曰中國自古樂府詩、詞、曲都是可唱的，詩、歌同論有何不宜？然而歌就像人，走路得用兩條腿，一條是文字，一條是音樂。孟德爾孫(Mendelssohn)寫過很多所謂“無言歌”(Song without words)，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也有，但那是鋼琴的一種曲式，並非真的歌，也沒有那個聲樂家真的拿來唱。中國的歌也不知是什麼原因，可能是由於記譜不夠精確不夠科學，甚至有些歌曲連工尺譜都沒有，僅憑口授，乃至今日古曲皆已亡失，只留下一些文字，亦即歌的獨腿，成為跛歌。今天誰也無法如宋人一樣唱唱〈憶江南〉、〈浪淘沙〉，誰也不知道那些曲調是由那些Do, Re, Mi組成。還歌個什麼呢？佑子想歌也歌不出來了。

而且歌的文字部份，亦即歌詞，多屬嚴格的韻文體，取其字數一定，韻腳整齊。適合音樂部份之對稱、重複及輪迴。今人之詩作，文體由韻文而自由韻文，而無韻韻文乃至散文，絕無規範，離歌日遠乃至斷不能歌矣！雖然仍有些大頭詩人愛用音樂名詞作為詩題，動來個什麼“二重唱”、“四重奏”乃至“奏鳴曲”、“遁走曲”不一而足。誰要是真的認為這些大作皆

適合曲譜之規則，可以譜之唱之便大錯。佑子讀這類作品，也嘗心中設想標題所示之音樂曲式，結果發現二者全然風馬牛互不相涉，莫名其妙。其實詩要寫得可以入歌，大大不易。宋人評蘇、柳之詞，就文而論蘇高於柳，就協不協音律宜不宜歌唱，則柳強過蘇。像蘇夫子那樣的文豪，所作之詞到唱時還得借助於關東大漢，佐以鐵板銅琶。玄想其聲之粗厲或近乎前幾年美國流行的重金屬(Heavy Metal)樂流吧！

不但協不協音律，合不合調性等等非專業的音樂家不辨，我們中文特有的四聲、平仄更是講求得厲害，歌詞一事難矣哉。走筆至此記起幾則關於歌的故事來。五〇年代台灣流行過一首反共抗俄的歌曲，二拍子，孔武有力。由於政戰機構之推動，一時之間學校唱，軍中唱，連電影院放映前後都唱。如果說凡有井水處皆歌柳詞算得是流行的話，那時的台灣可說是凡有一把嘴的都會唱。然而唱著唱著突然有一天不唱了，不但不唱而且政府禁唱，原因是那句一再重複的“保衛大台灣”聽起來、唱起來就同“包圍打台灣”一樣一毫不爽。又：佑子讀書時，曾寓居台北一個大雜院。隔壁經常雀戰到天光，年青易睡，洗牌打牌都吵不醒。唯四方城的一方是老沈時，他喜歡拉開豆沙喉，聲音又洪，大唱幾聲玫瑰玫瑰真嬌美，玫瑰玫瑰真艷麗……被這副豆沙喉吵醒過幾次之後，有一天我拉著他問：“打牌就打牌，唱什麼玫瑰？”

“哎呀老弟，我那裡是唱什麼玫瑰，我八圈不胡牌，我是唱霉鬼霉鬼真叫霉呵！”

中文因四聲而辨義，一經歌唱，四聲即被樂音取消，平上去入皆不分。寫詩，寫今天風行的啞詩猶還可，寫歌詞可得小心，勿與另意雷同。可見寫詩易，寫歌詞難。分家吧，別再詩歌詩歌地沒完沒了了。歌留給音樂家們去攪，詩人寫詩。

文字入歌不易，入了歌又如何呢？其實文字一入歌就如同一個女子嫁給人作妾侍一樣，從此淪為次要，再無獨立人格。音樂才是夫君，才是主宰。Pavarotti及Callas等人唱起歌來很多人愛聽，然而那些意、法、德等文字有多少人能懂？紐約大都會歌劇院有時還要將唱詞譯成英文，用幻燈打在一邊。多數人不屑於看、來不及看、忘了去看，誰管唱詞，音樂好聽，故事佈景人物燈光等等都比唱詞重要。佑子愛看京劇，但對於小生、花旦的唱詞有時真的是一字不懂，不是不懂而是一個字也聽不出來，要經人講解才知道那個旦角唱的是“蘇三離了洪桐縣，將身來在大街前……”在歌中，詞算什麼，不是極為次要麼？那個自尊的詩人願意自己的作品成為次要？不但作品成為次要，連作者的名字也湮沒無聞。不信有誰記得馬勒的大地之歌的作者是誰，悲多芬合唱交響曲是誰寫的詞？

美國孩子三、五人組成一個班子，能寫時便自己寫，不能寫時便在刊頭報尾出三、五十元，一、二百元徵求，徵求什麼呢？徵詩。中選者得到采金賣斷。與其詩再無關連。孩子們敲敲打打替該詩穿上音樂的外衣，敲不出名也就罷了，萬一打出名來，上了榜得了個一二三幾名，馬上演唱會，灌唱片，名聲財富滾滾而來。那時人們只知演唱者，班子，甚至發行的公司，寫詞的那個詩人早不知死到那裡去了。

然而今天我們仍然隨處讀到詩歌詩歌，頭腦發昏的詩人呶呶不休也還罷了，連原應有細密的思路，銳利的分析能力的詩評家也在那裡黑白不分一鍋煮，詩歌詩地纏夾不清。佑子不禁要問：你們所說的“詩歌”不就是詩麼？為什麼要拉個歌來作陪襯呢？你們不敢一個人去找那個女孩子，一定要拉了佑子作陪壯膽麼？佑子沒空，歌要忙著賺錢。以後談詩就光談詩，不要再帶著拖油瓶出嫁了，詩歌詩地，“詩歌”到底係個嘛夠？



#### 宗旨

紀念《新大陸》創刊十週年，在迎接新世紀的同時，鼓舞全世界的華文新詩創作。

#### 獎項

- 首獎：獎金200美元，獎座、獎狀各一。
- 二、三獎：獎金100美元，獎座、獎狀各一。
- 佳作獎若干名：獎狀。

#### 應徵條件

除負責詩獎工作的成員外，本刊其他同仁及全世界範圍內不論國籍、種族、性別、年齡、宗教、政治背景等人士均可應徵。

應徵詩作必須是華文新詩，未在報刊雜誌發表或輯印成書者。

每人以詩作一首（題目不拘），三行至六十行的為限（不分行的詩則限一千字以內）。

詩作須以無銜名的有格稿紙謄寫，打字、影印、複寫亦可；字跡潦草不易辨認及行數不足或超出者，不列入評選。

來稿請在信封上註明“應徵詩獎”寄：329 S. La Paloma, Alhambra, CA 91801, USA 或電郵：tchanw@yahoo.com。

稿末請以另紙書明真實姓名、地址並附作者簡介、對自己參賽作品的短評各一則，每則皆以200字為限。

請自留底稿，來稿一律不退。

#### 收件、截止、揭曉日期及贈獎

自本辦法公佈日起，開始收件；1999年12月31日截稿（郵戳為憑）；2000年4月揭曉；揭曉後，另行通知贈獎日期。

#### 評選規定

初選作業由本刊編委會負責，決選由本刊聘請資深詩人組成評選會全權負責。

入選詩作，將選登或全登於《新大陸十週年紀念特刊》（預定2000年10月出版）。

揭曉後如發現抄襲或應徵條件不符者，由本刊追回獎金及獎座。



# 說詩小札

◎黃伯飛

## 詩與文字

詩就是詩，只要不分古今中外，只要能妙用文字傳達情意，使人讀來心領神會，意興盪飛的，那就是詩。

## 詩與美

上帝不把全部的美放在一個人的身上，也不把全部的美放在一個人的眼前，美之缺欠，也正是美之極端高貴處。美是一隻梅花稚鹿——“麗”字就是這樣的一隻小鹿，牠在人的眼前時隱時現，寫詩的人若能把牠一竄即逝的神態捉過來寫在紙上，他人從這些字裡也約摸看到這隻稚鹿的模樣和神態，這首詩就算它達成它應有的效驗。

## 詩題

詩題是想人看了要讀這首詩；懂得讀詩的人應是讀了這首詩之後再好好地想想這個詩題。

## 寫詩的“意”、“興”

畫畫需要知道光從哪方面來；寫詩需要把握意興之所在。

“興”是念頭一動——所謂之“煙土披理純”（白話文學早期Inspiration之音譯），有了這個念頭，寫下了第一句，下面要寫些什麼，心中必然已經有了個輪廓，就說它是一個建築物的藍圖吧，於是一棟、一樑、一磚、一瓦，依步就班把它一一搭配好。

心中這個輪廓是“意”，是先有興才有意呢，還是先有意才有興呢？淺略地說，可以說先有意才有興的詩難免刻板、呆滯；先有興才有意的詩比較靈活、飄逸。著實地說，應是意興交融，古人之所謂“意興盪飛”，這樣的詩不寫則已，一寫下來就必然要討它個好看。

## 白話詩的“話”

意象可以新穎，語句不可拗曲，偶一為之，不為過甚，自然可喜。若是立心要以晦澀傑巧取勝，那麼我們要寫的白話詩就不成“話”了。

## 寫作人的煩惱

寫作人(writer)有如一個小工廠的老板，有夠水準的設計師、工程師，機器間也有靠得住的設備，只是缺少個好的經理人才。出品陸續製造出來的貨品，東一個貨倉，西一個貨倉，連老板自己都不知道出品放在哪裡。你想這般生意怎能做得下去？

## 不要與李白為難

“天生我才必有用”，李白在樂府詩《將進酒》裡這麼說了一句，讀者若是接上一句：“不得其用將如何？”李白沒有回答，他這句詩下邊的一句是“千金散盡還復來”。你若問他兩個問題：“‘千金’是哪裡來的？”“‘散’了之後有些什

麼高招兒，千金又會再來？”李白是“有趣”的人，我們當然不能問些“無趣”的話，這就難為了讀詩的人該怎樣去讀李白的詩。李白的詩和杜甫的詩、陶淵明的詩在哪些吃緊的地方竟迥然不同。

## 中國也有詩神(Muse)嗎

西方有個詩神，是個女的。於是，西方有些自命不凡的男人，就和她鬧起戀愛來。在中國嘛，那可不大一樣，曹植的洛神，跟他好像沒有什麼關係；就算屈原離騷裡的女媧，也和他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一些“自命不凡”的讀書識字的人，就只好找到《聊齋誌異》裡的一些異性，甚至狐仙做對象。至於要鑽到青樓北里去找紅粉知己的，只有杜撰裨官野史的人才肯把他們形諸筆墨。五十年前曾有一些搞詩的西方人，說中國沒有情詩（當然他沒有好好地讀過《詩經》），更加上一句說，許多的詩都是讀書人——尤其是做官做得不得意——才寫出來的唱酬之作。要找出西方和中國詩在傳統上之根本同異，若是不讀透中國歷史，體會中國的文化，了解當時當場的社會背景，而希望從西方的詩評中找出一些什麼使人折服的“心得”，那將是使人望穿秋水，而不見伊人的。

## 詩人與幸福

幸福的詩人是化腐臭為神奇；詩人的幸福是在這個過程中不為腐臭敗壞。

## 史密斯的家庭

史提菲的父親是一個尚武精神者，一心要加入皇家海軍，但由於他的兩個哥哥均不幸溺死，而遭到母親的反對。他自幼好學，尤其在語言方面，更有成效。鑒於成績優異，當地政府推荐他進皇家海軍大學深造，被家長婉言謝絕，並改送他到商業專科學校就讀。畢業後，從事進出口貿易。他對這個職業是很不滿意的。一八九六年，他結交了一位海軍工程師的女兒伊特爾，於一八九八年結婚。伊特爾十一歲喪母，結婚後不久，父親也去世了。伊特爾的個性比較軟弱，但高傲而重視名譽。

當南非波爾戰爭爆發後，史提菲的父親立即報名參加了志願軍。因此常常離家出海，並曾一度做過船務工作。

一九〇二年九月二十日，史密斯家的女兒史提菲在英國約克多的赫爾(Hull)出世了。

## 史密斯的成長

史提菲身材小巧玲瓏，喜歡騎馬，那矯健狂野的英姿，使她得到了一個外號“史蒂夫”。史蒂夫是英國著名的賽馬騎師。她非常喜歡這個稱號，日後創作時，就用“史蒂夫”為筆名了。她的原名是弗羅倫絲·馬格麗特·史密斯。她對自己的童年生活，在自傳體的小說《黃紙上的小說》上有一些描述：

我端坐在我的嬰兒車上，  
真希望媽媽沒有那一段愚蠢的  
婚姻。

我想把它隱藏，它卻偏偏呈現  
在我眼前

兩週後，爸爸又要出海了。

她早期的詩歌，常被出版商拒諸門外，因而轉寫小說，這是一九三六年出版的一部，獲得意想不到的成功。自此就索性廣開門路，寫起小說、散文和詩歌。她和她母親以及那個比她大一歲的姐姐從英國約克多的赫爾遷移到倫敦郊區的帕麥斯格林(Palmers Green)，所以在她的作品中，常以此地為背景。從下面一首詩中，也可以看到她的孩提點滴：

躺在母親懷抱中的  
一個愛譏諷的嬰孩  
在醫生的多次警告下  
她還是早產了兩個月  
為什麼她母親這樣的悲哀  
悲嘆那朋友的遠去  
她爸爸呢？到哪裡去了  
他逗留在阿思坦地  
這是個愛譏諷的嬰孩  
讀者們，在你們要譴責之前，  
等一等  
她不是無緣無故地  
成為一個愛譏諷的嬰孩的

史提菲年青時喜歡卡夫卡和奧登的作品，和同時的一些詩人也有往來，如格雷夫斯、沙宣等。對普魯泰諾斯的新柏拉圖思想極感

興趣，這可能影響她的“逃避主義”。她也受到貴族女詩人吳爾芙《百花圈》的影響，而有反戰情緒，不喜歡英國的年青軍人，這個傾向剛好和她父親的崇武精神相違。

在她的生活中，出現過幾個男朋友，但她終生未婚。她寫道：

愛情和男人  
都像青草似地  
成為過去

在她母親去世後，她一直和她那個終生未婚的姑媽廝守了六十多年。姑媽性格粗魯，人稱之為“獅子姑媽”。“獅子姑媽”於一九六九年去世，史提菲很悲傷，寫了一首詩，其中云：“死神來了，快些到來，你是唯一的神。”表現了一種反諷的哀痛！

她很喜歡這個關於死亡的主題，就在“獅子姑媽”去世的那一年，她榮獲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金牌詩歌獎。

兩年後，史提菲在倫敦謝世。生前曾和她姐姐議論過“火葬”問題，她反對這種方式，然而卻在她遺囑中要求火葬，應了她的寫作手法：反諷！

## 史提菲的作品

她是廿世紀有創見的詩人之一，文筆生動、機智而又高傲。那個時代的詩人，多來自貴族或中產階級。她借用寓言故事或謎樣的短語描述人生，用童真、民



歌讚美快樂的樸素生活，但又富於幽默諷刺，深奧而嚴肅的哲理就寓於深入淺出之中。她有一首詩〈沒有揮手，只有淹沒〉於一九五七年發表，說的是一個人落水，拚命在水裡掙扎，兩隻手露出水面時，岸上的人以為他在向他們揮手打招呼，結果這個可憐的人在無助的情況下活活地被淹死了。這首詩表面看起來似乎很幽默，然而深思之後又多麼可悲可畏，岸上的人就這樣袖手旁觀，心安理得。這正是隱喻著我們在世界上的遭遇，是黑幽默。這首詩發表後，雖然很不容易才找到出版商，但這是她最後一部詩集，令她聲名倍增。

繼三六年出版的《黃紙上的小說》之後，她寫了第一部詩集

《人人都享受好時光》，三八年寫了《只對一個人溫柔》的同時，又寫了小說《在邊境那邊》，四二年發表了《母親，男人是什麼？》，四九年出版了小說《假日》。六六年出版的詩集《青蛙王子》，形容井底之蛙，等待女孩把它帶到皇宮，形式上很輕鬆，但反映的卻是生活的苦悶。她常常自己配插圖，別具一格的漫畫式插圖，六九年的《最佳動物》和七二年的《蝎子》都是。除上述以外，她還有一部著名的《詩選》，於六二年出版。她去世後，《又是我：史蒂夫·史密斯未結集的插圖集》和《史蒂夫·史密斯精選集》又分別於八一及八三年出版。

在一九五三年之前，她做過雜誌發行商的私人秘書，五〇至六〇年代間出了名，便離放棄雜誌發行商的工作。有時在廣播電台

朗誦自己的作品，或譜上樂曲，在音樂會上演唱。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詩壇詩風比較朦朧，不過史提菲突破了朦朧，超越了當時的境界，使詩歌的面貌，增加了風采。

她生前信奉盎格魯天主教，是由於被羅馬天主教莊嚴的儀式所感動，被羅馬豐富的歷史資料所吸引。但是她早年閱讀過威廉·布雷克的作品，這位英國浪漫派詩人兼畫家的諾斯替宗教思想深入她的腦海，以致使她對基督教的信仰，有些動搖。她在“劍橋學會”有兩部講稿〈信仰不是必要的〉、〈給基督教的一些阻力〉和一首詩〈啊，基督教，基督教〉，其中說：

基督教是  
甜美與苦惱的混合物  
拒絕甜美是因為  
她的衣服上，帶著地獄煉火的  
煙薰味……  
這就是基督之神所顯示的  
離開他，離開他，讓他去吧！

她還說：我不能斷定上帝是好還是壞？她把信仰看成是一個不易癒合的傷口。

那裡有一個我不信仰的神  
但我還是愛他的，  
這個神，我不相信。  
但我的全部生活、生命全是他的。

史提菲去世後，她的作品很流行，甚至懷特莫爾寫了一部舞台劇《史蒂菲》。上映後，又改編為電影劇本，於一九八一年上

演，由影星傑遜主演。但任何事和人，有褒就有貶，五〇年代的戴倫·湯瑪斯就說她的詩了無詩趣，乏味！也有人評論她不過是有個不幸的童年，在沒有男人的環境中長大的一個女孩子，發洩怨氣而已，甚至連她配樂的詩，也覺得不夠嚴肅。她的犬儒主義，顯然是來自十九世紀英國邪教詩人布雷克的影響，但是她的作品不同於一般，對人類的樂觀是無可非議的。她不過戴上了新

##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 \$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E-mail: tchanw@yahoo.com

# 詩訊

● 詩人馬朗八月初到洛城訪友，與新大陸詩人秀陶、陳銘華等曾見面晤談。

● 詩人非馬最近有兩本書出版。一是《非馬詩歌藝術》，由北京的作家出版社于今年四月出版。分三輯，第一輯：非馬詩選；第二輯，非馬詩歌縱橫論；第三輯，非馬的文學思想。由山東詩人楊宗澤負責編選。另一是非馬編譯的《讓盛宴開始——我喜愛的英文詩》，由臺北的書林出版公司于今年六月用英漢對照的方式出版。共收102首詩，每首都附有譯者精彩的簡析。非馬最近還製作了一個“每週一詩”的網頁，每星期推出一首英漢對照的詩作。網址是：<http://hometown.aol.com/marrwpoet/weekb5.htm>。

● 由於香港藝術發展局於一九九九年始不再撥款支助《詩雙月刊》，該刊宣佈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號出版後將告停刊。

● 台灣《八十七年詩選》於一九九九年六月正式出版，創世紀詩雜誌社印行，詩人商禽、焦桐主編，精選一九九八年在台灣報刊、詩雜誌等發表的詩作共66首。

● 馬來西亞詩人馮學良（林野夫）最近出版了兩本書，一是《歲月長河》散文集，另一是《1997，那一年的風花雪月》詩集。

● 黑龍江詩人、畫家曾獻忠（朔星）最近出版了一本詩畫合集，題為《曾獻忠鋼筆寫生集》，由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 香港《香港文學》月刊，明年（公元2000）一月出版十五週年，將舉行創刊紀念。

● 由於刊物郵遞時間過久、消息傳播較原訂稍遲，為了公平起見，新大陸詩刊的《世紀詩獎》徵詩截止日期，由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延至明年三月，而公佈得獎日期則延至同年六月。

##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陳銘華、達文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編輯中	

☆另代訂購：非馬詩集：《微雕世界》及《Autumn Windows》。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郵費\$1.50，國外\$2.00。寄：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